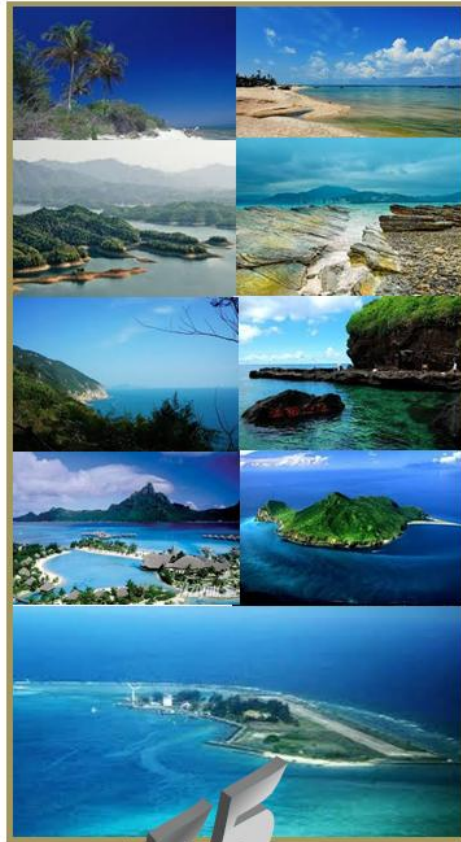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六年八月第一百五十五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ust 2016



- 紐約詩人專輯
- 德國詩人克拉夫特的詩
- 高天厚地一異端



目錄

No.155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羅青	受難考	3
秀陶	誤射、霧社	3
向明	重量	4
虔謙	上帝像端籃子一般把世界端起	4
李國七	重見、逐漸	4
雪陽	本願經	4
馮晏	一百年以後、感受虛無	5
西楠	夢想家	5
初雪	飲盡孤獨、四月酒	5
楊于軍	不是很久以前	6
于中	桃花	6
藍翔	被遺忘的四字韻文	6
桑克	為魔王而寫的小敘事曲	二首 7
顏溶	黎明奏鳴曲	7
默雷	穿越涅槃：西蒙娜·薇依	7
嚴力	假船、讓座、慢慢地	8
魏鵬展	門外和門內	8
圖雅	過程	三首 8
達文	苦楚	四首 9
章治萍	洄游的火蛇	三首 9
潮聲	放飛自由自在的心境	9
藍戰士	人在紐約	10
思鄉	春天的心事	三首 10
銀髮	或人難眠的一夜	11
戴珏	絕句八首	11
遠方	海灣的清晨靜悄悄	二首 12
陳葆珍	一縷哀思	12
葉在飛	內視記異	二首 12
冬夢	人	三首 13
方壯霆	香格里拉、雲的遐想	13
謝勳	石家尋根小記	13
伊沙	我就是這麼一個人	二首 19
非默	聽王家新談策蘭	19
世賓	安放	三首 19
杜風人	京味 16 帖 選	6 20
榮惠倫	只是當時已惘然	20

老井	黑海·黑土地	三首 21
蔡可風	讀天問學會兩本新書	21
老哈	白日夢	21
陳銘華	禪與政治、蜀道難	22
閔立新	筆，是一匹好馬	22
花千樹	光陰的故事	22
胡萊	老爸的時間、享受大雨	23
澹澹	瀑布、舊照片、吉他的思念	23
楊玲	淚水、詩人撈影、橋	23
冰花	不用手機的人	24
阡陌	蒼樹、雨在斜陽中	24
溫曉云	演戲、醉、久別重逢	24

紐約詩人專輯 14-18

- 應帆·林靜·洪君植·李斐·五樂孤鴻
- 趙光新·張家綸·饒蕾·阮克強·張玲
- 彭國全·陳九·陳金茂·黃翔·黃秋遠
- 王渝·魯鳴

譯詩

非馬	雙語詩二首	26
伊沙	奧地利：維馬丁詩選②	
楊于軍	法蒂哈詩選譯⑥	27
岩子	德國詩人克拉夫特的詩	28
戴珏	伊莉莎白·畢謝普詩選⑤	29

評介

向明	高天厚地一異端	30
寧靜海	尋詩、尋思，走一條沒有盡頭的路	31
張慶	沉浸於他的詩意敘說	32
冬夢	夜來風雨	33
黃奇峰	對非馬詩〈鳥籠〉的質疑	34
劉耀中	保羅·策蘭	34

詩訊 封面

封底裡
南沙太平島風光（選自網路）

顧問：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冬夢（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李賢成（多倫多）
蔡克霖（南京）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灣）
余問耕（越南）
李國七（吉隆坡）
王性初（三藩市）

■羅青

受難考 (1945-2015)

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祭

刺刀劈穿肚腸的空涼
子彈鑽過胸膛的熾熱
鞭子箠入皮肉的辛辣
利爪剝光衣物的恥辱

受難者只有獨自面對
或閉眼讓淚水結石
或咬牙讓悲憤結冰
或咬舌讓忍受結疤

或不幸倒地
在陽光裡腐爛睡去
或獨自爬行
在地窖中啃噬夢魘

指揮者告密者行刑者
有殺戮施虐的興奮、刺激與倦怠
目擊者聽聞者走避者
有僥倖逃過的慶幸、恐懼與哀傷

侵略者加害者迫害者
事後循例死皮賴臉推託卸責
賤奴們幫兇們走狗們
永遠伺機繼續偽裝鑽營攀緣

遭到報應的，顫抖畏死不斷喊冤
逍遙法外的，暫且低眉埋首隱身
誠心懺悔的，羞愧沉默暗自補過
狡辯自保的，厲聲譴責告發他人

遠近的親戚各有各的打算
有的兇狠責難有的寬容諒解
周遭的朋友多半審時度勢
有的真心同情有的故意誤解

最無奈的是史家居心險惡
深文周納的曲解
最可笑的是政客無恥無良
假裝熱心的理解

而想像力豐富的詩人作家
則各有各的獨特體悟
各自用文字經營各自的苦難
各自用辭藻規劃各自的救贖

所謂正義、公理、貞潔、氣節
效忠、誠信、英勇、正直
只能是夜晚虛空中短暫燦爛的煙火
落入人間便成掩蓋獎座勳章的灰塵

這一切的一切
在天上被炸飛入繁星的眼珠
只能以好像視而不見的眼神
在雲端俯瞰凝視

在地上被推滾入履帶下的眼睛
只能以看似漠然又悲憫的眼神
看入世人內心深處的
膽怯殘忍與自私冷漠，狂暴驕橫與
愚昧短視

無論是強者還是弱勢
無論是犧牲還是苟活
只要一且受難
就注定燃燒成永遠的悲劇

閃爍成
點
點
螢火

在燈紅酒綠鞭炮串外
在柴米油鹽哭鬧聲外

■秀陶

誤射、霧社

自一八九五年倭奴割據台灣起，至一九四五年恬不知恥地無條件投降止，五十年間身陷台灣之國人，起而抗日者不曾間斷。五十年間遭倭奴殘殺之國人，有學者統計曰不下六十萬。除漢人外，高山族亦多起而抗日者，霧社事件即高山族留下的顯例。可歌可泣。永留青史

二〇一六年數典忘祖，乃至欺祖，滅祖之一輩中，竟出一異人，單人獨臂射出雄三飛彈，成為舉世震驚之誤射事件。此事件後三軍統率之處理方式更教一邊之十四億國人及另一邊的二千三百萬震驚不已

霧社、誤射，二事件同音而不同義。一或屬因，另一不應為果。即使為果，應為異果、怪果、不肖果

July 2016 L. A.

在政黨惡鬥選舉熱外
在國際學術研討會外

在命運狡詐的小陷阱內
在歷史荒塚的大草堆裡
在真理四季的循環之中
在最暗最黑的冷雨河畔

明—滅—
流—動—
永不

■向明

重量

肯定只是一片掉落的羽毛
落在那裡都不可能撞得響亮

或許是一朵落單的雪花
一瞬間即全身消失於空茫

切不可把一粒火星去挑戰整片夜空
不對稱的身份肯定立馬陣亡

蠹魚每日在書堆中進補
一生都達不到一個逗點的重量

2016/4/26

■虔謙

這是在哪裡
哪裡懸著
一個大竹籃子

在那籃子裡面
我們吃喝拉撒
休養生息
我們談情說愛
遊山玩水
我們還造出了輪船
火車和飛機
走過這麼多路
經過這麼多事
空間在籃子裡膨脹
時間在籃子裡流失
我們不解為什麼
火車噴出的氣
飛不出籃子的空隙

今日，一道天光
穿透籃子的所有縫隙——
哦，哦，原來大竹籃子
就在上帝的手裡！

上帝像端籃子一般把世界端起

■李國七

重見

南方城市潮濕多雨的清晨
別後經年再會面
斷層的記憶，記憶的斷層
你有你的生活線，我有我的
比如家庭，社交圈子
如何銜接重組好呢？

一句問候“別後多年你還好嗎”夠嗎
周遭的喧囂聲是固定配音
模糊的臉龐是移動佈景
客氣和漠然是了解是了然嗎？

突然明白一輩子的悠久漫長
走過一段算一段
不到最終點
只有最初而不能確定最後的人

機遇是沙漏是流沙是潛伏的各種可能
曾經的激動哀傷喜悅等盈滿溢瀉的情懷
熄滅後的火焰只剩灰燼余溫迅速冷卻

海上城市那些激蕩的年月
焚燃的激情抵達最深處
只剩斑駁腐蝕的笨拙記憶

逐漸

輕風的溫柔正逐漸埋入深夜無邊的
漆黑中
窗簾掀開處正見證睡也是夢或魘的
莫名狀態
愛情走人生活先是糾紛爾後逐漸轉
向冷漠甚而陌生

我愛過惱過怨過或恨過的人走過時
間已成容忍或習慣

■季陽

本願經

在我與誰之間隔著一滴發光的眼淚
在我與你之間藏著所有生命的奧秘
十字架在淚眼中放大慈悲的經緯
你被苦難稀釋的身體讓繁星生輝
真如一即一切，假如一切即一
我從無限的圓周上重溫圓心的你
火在火種之中點亮時空的玫瑰

2016、6、17 於南方妙喜世界

就像時間跨越沙漏流過生命而生命
經由沙漏

跨越老年老年的邊城邁向死亡的結
繩記錄

沒有例外重來或獨立於生命線以外

我曾以為生命線是無邊的海洋其實
是框死的海岸線

一如水鳥獵食還是要回到蔚藍或灰
色的天空

那是一冊關於食物鏈甚而求生的必然

在有凌晨或子夜重霧的海岸

我以寓言開辦一家小飯館

是雨霧是浪沫是客流的短暫彙聚

一樣是深陷於生命無奈的流沙河

2016年以後，噢不，2015春節之前
你選擇回歸西北的麥田玉米地

“務農——”你強調：“離開土地
是不可能的。”

而我，激昂的志向終於走向沉靜甚
而沉潛

寂寞，或許是

認命，或許是

逐漸埋入宿命無可言狀的那一邊

■馮晏

一百年以後

一百年以後，時間是扭曲的梯子，
廢棄了攀爬和觸摸。

是一個人播放月光曲時，
頭髮豎起所接收到的能量。

一百年以後，冥想變成氣流，
低飛而聆聽。寫作是蛇脫掉的皮。
如果幸運，詞語可以穿過鱗。
龍捲風襲來的一只拖鞋，
嗅覺吸附著繼續逝去的一切。

一百年以後，恐懼留下集體潛意識，
通過自盡的蟬。

空門石階上閃過一隻貓，
前世偶爾驚現。

我在不同醫院咳嗽，
孤獨的轟鳴聲不時激活喉結和耳鼓。

一百年以後，諸神在我書房走動，
我的指甲骨灰從懸念刮起，
苦難在記憶裡捲一根繩子，
或者拉直一根鐵絲，不停穿過……。

2016年

感受虛無

你總是借助黑暗，追夢中蝴蝶，
被拯救的標本，是時間的態度。

當你迎向百合、咖啡，
並眷戀一份柔軟時，
虛無折斷了鋼絲的外表。

你在自我與人群之間，
放下意念，在磁場的雨絲辨析。
花香與曠野相互擁有，
猶如深藏遇見靜默，纏在一起。

夜晚，一束光打開鈕扣，
穿透身體，清晨又從腳下退出。

■西楠

夢想家

你說，你遭到不明敵人的監視與迫害

你說，你無處可逃

你說，為了重獲自由，你只能
與敵人達成虛假合意，你只能
從堡壘內部攻破

必要時，做出犧牲

你說，世界正在上演，諸民族之鬥爭
而代表中華文明的你

必須效仿，女媧補天，以
拯救天下蒼生，於是

你砸碎了妻子贈予的水晶燈

你要用這碎片補天

你要補天

……

就這樣

你住進了醫院

醫生說，你得了，精神分裂症

可我卻說，你多像一位

多像一位，夢想家

2016年寄自倫敦

空寂對於活著，是一種提示，
懺悔追上落葉時，季節已喪失。

失效時生活雖老，你還年輕。

無意義，比事物本身更虛無

空概念通過握手傳給你，

你遇見的陌生人，熟悉後

依然是陌生人。你深陷。

時而因一曲憂傷遇見同類，

生活停頓片刻，又繼續流失。

只有靈魂像一塊石頭，

在天空下證明真實是幽暗的，

就像孤獨，在身體裡是凝重的。

2013年，改於2014年

■初雪

飲盡孤獨

我的孤獨

似一座藍色的城堡

每一個房間裡都是你

你期待的目光

點燃了每一盞水晶吊燈

和我面頰上的雲彩

你的眼睛是深邃的汪洋
那藍色裡

彙集了我所有的憂傷

我們在書海中漫游

看秋天的森林盡頭

一隻追尋彩虹的五色鳥

你說

倘若你能融化一座雪峰

玫瑰一定會為你歌唱

我笑了

踩著一曲倫巴

在你的雙臂中起舞

亞當的肋骨隱隱作痛

宙斯的雷霆閃閃欲動

一個星球在浩瀚中升騰

幸福中

我飲下每一束光芒

四月酒

我要

用深情的春雨

和火紅的玫瑰花瓣

釀一盞四月酒

等到秋天

送給你

在湖邊 在曠野 在星空下

探尋昔日的月光

■楊子軍

不是很久以前

——給若晴

不是很久以前
我的拇指姑娘
躺在花朵裡
聽我講
三隻小豬
十二隻野天鵝
你睜大眼睛——
我們的房子會被吹走嗎

我要扮演老狼
你和玩具小兔躲在門裡——
一聽你的粗嗓門兒
一看你的黑腳掌
就知道你不是媽媽

我還要同時做兔媽媽
你們開心地衝過來——
媽媽回來了
就把門兒關

蝴蝶在花上停留片刻
又飛起 在花園上空盤旋
你追著它們 撲打著胳膊
心急地問——
媽媽 我怎麼不能飛

第一次回哈爾濱
你兩歲
人們圍著這個“小廣東”
很新鮮 逗你講話
還買了五、六種早餐
你奇怪地望著——
我要吃腸粉
大舅只好嘆氣——寶貝兒
有多少錢在這兒也買不到啊

■于中

桃花

只不過鼻孔
有點敏感
打了一個噴嚏
羞紅的耳朵
就傳來了
緋聞

5/19/16 寫於休士頓

第一次去北京
你不到四歲
我們坐汽車 地鐵
又趕去機場
你看到各種膚色和頭髮
——媽媽我們是不是在外國？

不是很久以前
送你上學
望著你走遠的背影
辮子在腦後搖晃
你漸漸變小
和其他學生服彙成一片
——
然後在門口等你放學
從眾多稚氣的小臉兒中
發現你白皙突出的額頭
小巧的鼻子 嘴巴
興奮的小鳥兒們還在嘰嘰喳喳
——
拉著你的手回家

不是很久以前
還有很多 很多
其實只想用所有的文字
換回一個感覺——
拉著你的手回家

2016年5月30日

■藍翔

曾經的孩童朗朗上口
今天的學生鮮有人知
是時代進步了
還是文化沉落了
很多人只記得熊大、熊二的劇情
卻沒有聽說過起翦頗牧^①的事跡
多少人口頭上都在讚揚喬布斯製造
卻很少談論始制文字^②，
乃服衣裳^③的歷史
哎！
千字文啊！
周興嗣為了你
竟把頭髮一夜氣白
而我

被遺忘的四字韻文

只能拿著恬筆倫紙^④
在銀燭燁煌^⑤下
臨摹杜稿鍾隸^⑥
細讀漆書壁經^⑦
把被人遺忘的四字韻文
融入在我的生命裏
讓四字韻文
川流不息^⑧
淵澄取映^⑨
傳遞在朱波^⑩大地

2016.7.2 於密城

①起翦頗牧：起：白起；翦：王翦；頗：廉頗；牧：李牧。戰國時代秦將白起、王翦，趙將廉頗、李牧。

②始制文字：倉頡創制了文字。

③乃服衣裳：嫘祖製作了衣裳。

④恬筆倫紙：恬：蒙恬。晉朝崔豹《古今注》說蒙恬開始用兔毫竹管做筆。倫：蔡倫。《後漢書》記他開始创造性的用樹皮，麻頭，破布等來造紙，人稱“蔡侯紙”。

⑤銀燭燁煌：銀色的燭臺上燭火輝煌。

⑥杜稿鍾隸：杜稿：杜度的草書手稿。鍾隸的隸書真跡。

⑦漆書壁經：漆書：汲縣魏安厘王墓中發掘出來的漆書。壁經：漢代魯恭王在曲阜孔廟牆壁裡發現的古文經書。

⑧川流不息：像大河川流不息；影響世人。

⑨淵澄取映：像碧潭清澄照人。

⑩朱波：舊時指緬甸。

■桑克

為魔王而寫的小敘事曲

你向那個孩子逼近，那個孩子
得罪了你？你為什麼向他逼近？
你的面目為何沒有表情？
你是寒冷還是溫馨：你該顯示給我

我和那個孩子捉迷藏，在他向前
看的時候，敲他的後腦勺
他驚疑地轉過身：是誰？
沒有人跡，只有曠野和風

我見你在厚墊上翻跟頭，你也有
童年？從高高的麥垛上，墜落
從那雲朵的屋子裡墜落
我已經記不清了：什麼向下墜落？

沒有那麼輕，沒有那麼重
立交橋橋身的暗影，血跡，道路
交叉的十字道路，中間的圓盤
旋轉，我不得不問：你讓我去哪兒？

金格格餐館

晚上吃土豆餅，我張羅的
上次是大波，吃紅燒肉
這並不表明我已改宗
信奉違背人性的素食主義

戰爭的話題怎麼引起
沒人記得，像真正的戰爭原因
在殺紅眼時流失。我們都恨
現在還撒謊、狡辯的日本人

想起徐州，還想起武漢
100萬中國好漢，和強盜玩兒命
而今長江水送走歷史
血腥的味道在牛肉湯中稀釋

■顏溶

黎明奏鳴曲

用貝多芬的手指觸鍵。用在黑暗中
痛苦彎曲的痠攣

打開黎明。陽光在指尖下奔湧
廣闊的壯麗裡

只有琴鍵在走。三個樂章的田園
白鍵打開芬芳 黑鍵打開圖景
省略了黑夜 那些看不見的隱秘
內心的掙扎和陰影
雄偉的暗喻或召喚

從一片流動的水

到一片純淨的光

從天空到大地。最終回歸到

貝多芬的脈管

兩百年漫長的黑夜漫淹而來

黎明 常只在空的鍵盤上

2016年寄自北卡

我唏噓不已，唾液紛飛
話題不知被誰推向朝鮮
糧食價格，小型潛艇，過界的人
只求一頓粗糙的飽飯

酒瓶漸漸空掉，談話人
分成若干堆，女人對時事
沒興趣，包括胖胖的菜溫斯基
化妝品是偽女權主義的聖經

目的是永保青春
像許多封建時代的政治家
煉丹，問卜，把帝國藍圖
細心繪製，並鑲上金邊兒

任何人都需要足夠的時間
來吃一頓安寧而祥和的晚餐
最後我像所有石油公司的老板
抹抹油嘴兒，牛烘烘地買單

2015年寄自爾濱

■默雷

穿越涅槃：西蒙娜·薇依

如果這個世界尚未被炭灰、濫情
以及硝煙燃到最後，尚未被嘴角
抑或紙巾上的油膩徹底催眠，那你就
足以蘊含一個羅盤的全部方位

幾乎是徹夜，不得不與你共棲
一切加冕，一切抵達，一切扼腕
於你而言，都無異於一種褻瀆
如果真的愛你的話，哦，我不會

像變節者一樣輕易供出——那些
不該供出的天籟。走向你，意味著
一顆心必須加大神聖的坡度
甚至迫使這種神聖變得更為陡峭

這個冬季就這樣被你戛然定義
在信仰與重負之間，曾經的靶向
甚至被你再次顛覆。所謂活——
從來不是被枯瓣強行分裂的呼吸

而是完整如一把棱角分明的劍戟
即使深陷甲冑卻依然充滿穿透
一如你的毫無掩飾。從心到嘴
總是與自己保持一粒水晶的雪意

而不是曖昧。如同你說你愛
卻永遠不是告慰，而是一種明媚
一種比融化更直白的滬塞
仿若蠟燭，在以斷頭的方式傾注

那些更為搶眼的美，被你篡改為
一個人排斥炫耀的內在蛋白。從一瞬
向永恆泅渡，為了自己遣送自己
穿越涅槃，如同歌聲被押住旋律

乾淨。是的，乾淨。沒有誰能像你
始終如一。杏仁不能，奶酪不能
從裡到外都是自己，都是雪與雪松
一如使徒穿過內省的縞素而始終白

■ 嚴力

假 船

看不見的事情
仍在暗中發生
失傳的工藝
還在生產失傳的生活
昨天的新聞說
各地打撈出來的
不同時期的沉船
突然都投票簽署了
最新的地球盟約
它們要釐清
各時代打撈者們的強權介入
要把多年來航行在歷史中的假船
一艘艘地鑿沉下去

讓 座

儘管時代每到一站
都會擠上一群想改朝換代的人
如果文明比非文明
更具謙讓精神的話
讓座的就會是前者
所以文明必須驕傲
必須堅持不讓座的信心

可是年輕的肌肉
憑借騷動的荷爾蒙就可搬掉
座椅上任何後天坐上去的知識
所以要過這一關
必先刪除人類的原始衝動
或者撤除所有的座位
又或者
放棄屁股上穩坐泰山的遺傳功能

慢慢地

里斯本的藍花楸一簇簇地
把春天慢慢地扶進夏季

■ 魏鵬展

門外和門內

門外是一幢大房子
仰首看
我在尋覓
屋頂
牆的厚度
不明的物料在中間
伸手摸
牆很冷

門內走進一間小房間
房間外有很多聲音
我只是不會知道
房間沒有窗
我忍耐著
不敢抽一口煙

我在房間的牆上
很認真地
畫了一幅圖
我不知道
明天會走進
哪一幢房子？
2016年6月20日下午

里斯本擠出詩人詞語裡
喝咖啡的全部商機
喝紅酒也行
佩索阿的醉意
隨你沉靜下來的坐姿
慢慢地
總會另有所指

里斯本老城的鐘聲提醒你
每天有很多次
生命在你身上敲響降臨
你慢慢想吧
除了市面上流行的一切
還有什麼能慢慢地
敲響你體內的價值

■ 圖雅

過 程

買一兜小魚
花一個多小時弄乾淨
用鹽醃上
第三天上午到陽台上看
綠油油的蒼蠅
勘探工一樣，在魚身上埋頭苦幹
下午，太陽照進陽台
河流一樣亮亮的地面
正好容進這些魚身
傍晚，收回它們的乾身子
晚上，用我們的身子包裹它們

縫

給我做足療的老婦極力推薦豐胸
她說“豐胸”聽起來像“縫胸”
讓我以為女人的胸被壓過，被擠過
被抓過，被擊過，被燙過
被切過……
傷痕累累
需要用一雙媽媽的手“一針一線”
去“縫補”

飯店門前的棗樹

1649年的棗樹像祖先一樣
被搬到這裡
沒有人關心它的頭顱、手臂的去向

葉子只剩下幾片
那些落下來的葉子
恐怕是找不到根了

2016年寄自天津

■ 達文

苦 楚

她說那應該是一只芒果

摸過乳房的手
停留在遐想的影子裡

床垮了 腳拐了

時 光

在橋底下 想念朋友
就碰上兩個旅人
我很幸運
水流了一整天
他們確實很會說話

洛杉磯

這裡是一個依然碧綠的初冬

這裡有融化淚水的力量
勞頓的步伐
潛伏在晝夜的節令下

彷彿一個珍藏的泡影
隨時淋濕心臟

虛幻的家

“在自由快樂中相愛最好……”
你這樣說著
合上那本名叫《蘇比利亞》的書
半秒鐘後
你我之間燈光模糊
那片依然遼闊的流放地
數十年後再度清晰

■ 章治萍

洄游的火蛇

爍閃著躁動的思想
他就來了

平靜的桌面上
沒有可供他吞食的動物

在我的腦海之上
也沒有可供他駐足的家園

但他在我周圍形成力量
盯著束手無策的詩人

——我們來自自己
敵人來自我們

灰暗中期待澄清 的紙屑

熟悉的鶯兒都飛起來了
孤單都暗淡了
熟悉的面孔都暗淡了
甚至那扇總是無法關緊的門
待一走過暗淡的季節
它便會啞啞地說
我想澄清某些事實
某些光榮的罪惡
總在暗淡中演繹精彩

門

有一片普普通通的樹葉
一片尚未枯黃的葉子
一片被什麼遺棄的葉子
就像我看見的那樣，她

■ 潮聲

放飛自由自在的心境

獨自上高樓
才能望盡天涯之路嗎？
你正在思索生命存在的意涵
是美麗的象徵 還是羽化的姿態
那些風華的藍圖是長串燦然之豪情

一輩子的執著 虛耗青春
曾幾何時心中的雪飄落了
回眸中 歲月斑白了鬢髮
還能揮灑情懷 意氣風發嗎？
一如年輕澎湃的心鮮紅燦爛

豈是思想的真空期
生命充滿像破曉時分的曙光
那奮力的步姿在生機晴朗的季節
不再有散亂的腳印 邁步前行
繼以詩意的清新 放飛自由自在的心境

2016.6.23 稿於三藩市

臥在普普通通的角落
普普通通地活在她的空間
有一天，有風，那種無風而動的風
誘導著她脫下傳統的棉衣，有雨
誘惑著她學會現代的秀

我想，還總有一天，或許就在明晚
她會邁過自己的門，甚至就在今晚
她會同時邁過自己的命

那是一扇普普通通的門
進去容易，沒有鎖
出來很難，沒有門

2016年7月寄自江蘇

■藍戰士

人在紐約

布魯克林

大雪覆蓋了布魯克林十八大道
那是用暖氣包圍著的假期
日子都用心情來取暖

黑夜只是一張紙
失眠的筆一直寫到黎明
諾拉·瓊斯小時候的歌聲
在我家附近流行
一年過去了
我忙於跟黑人和猶太人交換微笑
但時差還停留在早 12 小時的東方

只有雪停了
布魯克林的陽光才懶得解釋
孤獨 在紐約上空仍然無語

2016.4.9 於紐約

註：諾拉·瓊斯（Norah Jones），1979年3月30日出生於美國紐約布魯克林區（Brooklyn），美國歌手、演員。

時代廣場

坐 N 車從十八大道到時代廣場
在紐約的地鐵裡
藝術家、流浪漢、妓女……
白人、黑人、黃種人……
都面帶笑容
為老人和孩子出讓善心
也為這個城市生氣或者難過

四十分鐘的路程穿過了
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地盤
在時代廣場上
你好像被人推上這個世界舞台
所有的角度都錄下你的靈魂

曼哈頓一個叫時代廣場的地方

就像黑人妓女的乳房
浮腫和黑眼圈面對你
你就成了一個浪子
成為這座城市的欺騙者

紐約沒有春天和秋天
暴風雪來了
你才想回家

2016.4.10 於紐約

紐約唐人街

散落在紐約的一張舊名片
發黃得誤念她的名字
一批盛唐風格的建築
夢回大唐
一群叫龍的傳人
懷著黃金夢想

當洋文流行到來
連咳嗽都是鄉音
別人的街頭
只是暫時借用的故鄉

所有的淚水都是為了生存
所有的血汗都是為了幸福
所有的辛酸都是為了遠方
唐人街長在石頭上的花朵
在不同季節次第開放

2016.4.11 於紐約

西來寺遇雪

往西行
八大道的西來寺
在南來北往的唐人中隱居
隱於市的鐘聲
和誦經念佛之音
未能使人開悟
倒是紐約的一片小雪花
飄落在我的懷裡

可惜我未皈依佛門

■思鄉

春天的心事

春天的心事
是滴落在草尖上
那一滴晨露
透著冷

找不到傾訴的理由
只能把滿懷激情
融入到泥土中

一滴露

荷葉上
一滴晶瑩的露珠
圓潤的聲音貼著青綠
驚醒萬頃荷塘

真正的美好
無需伴奏和化妝
照樣折射出太陽的光芒

姿態

我舉手向天穹
並非
一定要摘取到星月
我只需要
這個向上的、永不臣服的
姿態

2016年寄自 West Roxbury

而是雪花捨得離開往事的屋頂
和幾隻不諳世事的麻雀靠近我
讓我明白
時間是入世和出世的兩個輪子
前後輪回

2016.5.2 於紐約

■銀髮

或人難眠的一夜

這分明是熱帶大雨淋漓時
故鄉
漸近漸遠的雷聲

原來
卻是附近紐約拉瓜地亞機場準備降落
一架民航客機
低飛而過的笑聲

思鄉之情就更濃了
當我輾轉難眠
等待天亮前往紐約甘迺迪國際機場
第一次
成為歸國旅遊探親的人
回鄉之情就更怯了

其實
我究竟是美國人
還是亞裔美國人
越裔美國人
華裔美國人
海外中國人
海外越南人
海外華僑
海外越僑
海外越華人
或
美籍越南人
越南華人
越南華僑
美籍華人
美籍越華人
歸國華僑
歸國越僑
美國華僑

美國越僑……

或乾脆像以前父傳子那樣
一廂情願的
把自己叫做沒有國家承認的
唐人
或
炎黃子孫
或
龍的傳人

我總不能再天真無邪
誤信
啟蒙時教科書劈頭就教我
背得滾瓜爛熟的
“人
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我你他
我們大家
都是中國人”
的童話
我曾為之沾沾自喜
引以為榮
直至越戰被拉兵時才知道被騙

那麼
刻骨銘心的
被騙

明天
我唯一不能忘記緊身攜帶的是
蓋有越南入境簽證的
一本
美國護照

2011-11-11 紐約

■戴珏

絕句八首

霧都

·
能見度低也就罷了，空氣中的
焦灼味道實在難堪，舊時倫敦
的霾霧轉世來了中國。我不敢
開窗，竟盼著一場風雨的到來。

一株樹

·
秋日的樹葉最盛麗，蒼翠之中
蓄洩芸黃，這是充實成熟之表。
冬日的樹枝最倔強，裸形特立，
真我撐拒，渾然不懼來日枯槁。

夢想

·
你睡著睡著，突然伸了個懶腰，
像受了委屈，面容皺了好一會，
然後慢慢鬆弛，歸於平靜；花穗
掉落，失望過後，又夢見了葡萄。

驚夢

·
立春的煙花炮仗攪斷了春夢，
放縱的雷噪或許驅走了鬼怪，
卻沒有迎來春意，來的是曉風
吹拂的雪片，寒光，和舊的無奈。

下
班
站
地
鐵

·
座位上的人大都在擺弄手機，
神情變幻之間，偶爾抬頭張望。
換了我，肯定會閉明倒想。總算
我沒穿高跟鞋，沒變成沙丁魚。

爸
爸
去
哪
兒
了

·
每逢週末，便有億萬成人觀眾
在觀察與反思如何教育兒童。
歡笑感動之餘，有多少人會問，
或許兒童也能做成人的父親？

都
會
騎
士

·
平時總在高樓間穿梭，我屢次
把自己想像成一位鄉村騎士：
別錯過那歧路；萬一馬不見了，
如何走出這森林的幹霄蔽日？

詩
愁

·
濟慈還憂慮在他死之前不能
用筆拾盡腦海中的遺穗，而我
卻時常期望心頭這徒剩深色
線條的冬枝會再次萌芽，開花。

■ 遠方

海灣的清晨靜悄悄

海灣的清晨
靜悄悄

修行千年的柔情
貼著水面
從遠處不動聲色地
撲過來
撲向萬古不變的冷清

一隻鷺鷥
邁著高貴典雅的長腿
在淺水灘
用紳士風度
問候昨夜散落的笑聲

冷不丁的一吻
就印在時空的感嘆號上
撩人的玫瑰紅
頃刻在心中
燃燒升騰

序幕徐徐拉開
海風瀟瀟

等待十四行

沒有承諾
沒有約定
沒有安排
或許僅僅是
心血來潮的無奈

等待霧散去
等待賭局重開
等待帆升起

■ 陳葆珍

一縷哀思

——恩師賀祥麟教授逝世
四周年祭

今天
我凝望東方
想著
那個桂林的小山崗
那兒的
一草一木一碑一石

今天
我凝望天空
等待著
遠道而來的飛鳥
看誰
會停在我的屋前
向我訴說
那陵園的點點滴滴

天啊
我該怎樣做
才能得到您的信息
才能找到您的蹤跡
惟望在今晚
回到 62 年前的那個教室
那兒肯定回響著
您的聲音

2016 年寄自紐約

等待昨夜的夢還在

悄聲告訴我
這是不是病態
其實我知道
等待等待的日子
都將化作塵埃

■ 葉在飛

內視記異

已經有十多天沒有寫詩
我不知體內發生了什麼事
縱然看到美麗的景色和女人
都未能催詩

我必須要做一次內視
以挖出內情
幸好，體內大致安好
只是最靈氣的精魂
被調往專注另一件事
以致近期詩句失收
多番追探
亦無果

那件事
屬於體內頂級機密
連我的顯意識
也無權過問

我承認我曾經抄 襲了一個人的詩

某年某日
我寫了一首妙詩
驚喜若狂

後來想起詩中意念
好像曾經在哪裡見過

“寫詩不可抄襲”

雖然不情願
最後還是把詩埋了

但今天終於發現
那首妙詩之意念
其實源自
更早期的自己

2016 年寄自香港

■冬夢

人

滿月跟遊子對望是異鄉人
苦酒跟愁腸共飲是傷心人
夕陽跟落葉相送是葬花人
殘雨跟秋風擁泣是倚欄人
天地跟山水無言是提燈人
青春跟歲月留白是守夢人
魚躍跟龍門催戀是意中人
滄海跟桑田離合是漂泊人
輪迴跟重生再現是隔世人
禪機跟空色頓悟是快活人

*究竟，人活於世，想成為一個什麼人？

時鐘停擺

面對我一再忍讓
你還是
頻頻耍脾氣

此刻說睡就睡
施施然
夢會莊周蝴蝶去

只有水知道

一個小小的玻璃杯
究竟，可以藏住
多少魚的傷心事

魚的每泡眼淚
水說
只有它知道

2016年寄自香港

■方壯霆

香格里拉

印象裡，從未涉足的境界
一個水善琴瑟，山愛歌詠的
彩虹環繞的瓊樓玉宇

流浪中，我赤足踱入

若霧靄朦朧的小河——乾涸無苔
曾鳥語花香的山林——靜謐寡音

香格里拉的夢境啊
不外乎，華爾茲的舞步
在童話與現實間的，旋入旋出

後記：電影“Heaven, misplaced”觀後感；轉機亞特蘭大市國際機場時寫。
2015年5月19日

雲的遐思

我總弄不清你與星月地球的幾何關係
更捉不準你的飄忽不定或三維的淡定

乍一看，你常常宛如一團團斷線的亂麻
細品味，你一筆一勾均是畢加索的構思

其實，最令我神往的
恰恰是你有意無意間的飄盪
在天之下山之間海之上的人之夢幻

如兒時追逐夏天的七彩風箏
只要有陽光月光星光螢火蟲
我便迷失在你東南西北的雪白中

中秋夜，你很美，身裹素裝
揮袖將嫦娥的寒宮雕刻成天上人間

全蝕夜，你更動人，身披霓裳
緩緩從地球的陰影牽出含羞的皓月

■謝勳

石家尋根小記

一九四九
那一道鴻溝
又名台灣海峽

一別就是
六十六個反攻大陸年
來了又去，去了又來

尋根
從高速公路
苗族的出口站開始

自我介紹
猶豫的握手
此起彼落

三十隻眼睛
彼此瀏覽
尋覓根的痕跡

家宴的滋味
等待多年的老酒
說盡了三代想說的話

靦腆的微笑
終於，綻開出
笑語和久違的血脈溫度

即便是萬里無你的日子
也絲毫不減我在宇宙天涯的尋尋覓覓
尋一絲，一絲你的縱影……

如果說
我童真的不泯皆因天天騰你駕霧的
無限遐思

你相信嗎？

2016年4月12日

■應帆

五月的另一個下午

五月的另一個下午
在城裏 去村裏

十大道縱容著車輛們的呼嘯
碼頭憂鬱地走入水中
對岸在鐵網那邊
沉 默

左轉 就是芳名叫簡的小街
在稱作春天的季節
綠得 潤得 窈窕

書店站在拐角處
義大利的旅遊圖冊等了許久
卻還是拿起又放下
店主在講一個長長的電話

男人們妖嬈出行
在簡街上模擬幸福的姿態

欲雨不雨
一枝尷尬的黑傘
不知該選擇
躲藏還是盛開

五月的另一個下午
黃舊鋒利的書頁
猝不及防地劃破手指
冷冷的空氣裏
血 慢慢滲出來

而關於疼痛的千種努力
最終依然於事無補

■林靜

混聲同調

米蘭時裝週
也免不了遭偷
紐約並不少見的蟑螂
其代表沒準哪天
就進駐曼哈頓某個餐廳的操作間

大地的悲傷
眨眼間

成為一個笑話
切爾諾貝爾廢墟
解釋不了科學家的大腦
和他們的清潔能源

超市中的甜玉米
哪有臉再嘲笑
黃金大米
誰的人民知情權
也敵不過鈔票
明日的基因改變與否
就像秋風吹落葉掉

2015年11月23日凌晨，紐約

■洪君植

母 親

九十歲的媽媽
一輩子不愛說話
養老院院長打來越洋電話說
老人家開始愛嘮叨了
這幾天，經常砸東西，罵人
大小便失禁
他還說

老人家，去年還幫院裏掃地
和老人們一起打牌
今年突然變成這樣
我在紐約的這一邊，只說了一句
添麻煩了

人生五十

半世紀
天馬行空
沒有積蓄
沒有房子
沒有車
只有愛我的妻子
和不知其可的紐約

二月的馬
做自己喜歡的事
幫鄰居看孩子
給房客辦綠卡
翻譯詩
在公園裏陪松鼠曬太陽

活著挺好玩的
就等著
哪一天
到天堂
見老媽
幫她捶捶
背

■李斐

紀念董鼎山先生

您已看遍地球上
每個角落的山水
熟讀各國文化內頁
直書橫寫的揮灑
完稿後的滿足

紙頁在空氣中
留下爽朗的笑聲
就擺手道別
無視文友的惋惜
遠觀您孤寂的身影
偃偻的老年侷儻的過去
您說要立刻放棄人間百齡
每次巴士站送行
看著您衣飾如文字的整潔
往昔豐神似夏日暖風吹過
東西風中雨中明證了什麼
家國變幻與時代明滅交錯
您西方文化移植媒介熱忱
栽種在燠熱乾燥大地種子
後人一定得到清涼
那還有什麼不可以放下
心靈深處已印刻祖國美國
我想說您
是地球村寫作

2015年12月21日初稿
2016年6月25日修稿

■五樂孤鴻

思 念

昨日偷想，
悄悄地傻笑，
今日呆思，
黯黯地神傷。
無色無形，
多味的感覺，
塞滿了心房，和
時間的縫隙。
吸了氧的激情，
在空氣中發酵。

愛的味道

愛若是甜蜜的，
怎會帶有淚的滋味？

鮮花與誓言，
湧淌感動的，淚。
思念卻遙遠，
滑落寂寞的，淚。
期待卻多阻，
滲溢無奈的，淚。
憧憬卻幻滅，
擦拭失望的，淚。
淚流滿面。

苦、澀，或是鹹，
又摻一點點甜。
淚水裏泡著，
愛的全部滋味。

■趙光新

早忙，紐約！

地鐵裏 上班族
新妝宜面 衣履光鮮 不問故鄉
一簇簇 由咖啡香醒的慾望
水泥鋼鐵巨腸喧囂 驕傲地
向曼島 快遞今天的營養

晨霧中 吊車鐵臂
好像總在變粗
機械、電子化蟻群
總在擴張
軟硬兼施 狂熱地
拼裝疑是神化的形象

寫字樓開 大小螢幕亮起 神界再啟
各色眼珠後的隔夜夢 輕易接上
百彩閃爍中
通電的蛇 又準備吞象

兩河上 縱有
看慣風月的清波緩衝
朝陽 依舊緊張

■張家綸

謠言談天

你留了一支灰色的口紅在家鄉，謠言說你不會回來取。
謠言打了聲招呼，
謠言說坐船挺浪漫的，你卻搭了客機。

你房間的窗戶開著，泰笛熊說你不回來了。
泰笛熊喊你響尾蛇，
泰笛熊建議你留在同一個季節，你卻輕輕地晃著車鑰匙。

雨傘唱著不成調的曲子，蘆葦到處廣播著你的地址。
蘆葦在大廳倒成一圈，
蘆葦在你沈入水裡前，談著你離婚證的軼事。

你搔了搔頭便掉了不少白髮，沙紙說你不來。
沙紙邀你共享一分鐘的午餐，
沙紙在巷口那間最老的攤販定位，
你卻沒帶上辣舌頭。

你把謠言錄起來，投進洗衣機裡。
那你的
郵遞區號賭不賭博？
郵遞區號搬不搬家？（已經這麼久了啊）

在你吸完氧氣前，我在杯子裡留了言。
灰塵擁抱你
灰塵把灰口紅留在家鄉了，謠言弄丟了你的號碼。

■饒蕃

重 逢

你一笑，十幾歲的模樣就掉出來了
羊角辮的蹤跡，隱匿得可真深
只有歲月，光滑地留在原地

同時張開雙臂，我們
一下子摟住幾十年
居然沒露絲毫破綻，也不費吹灰之力

許多熟悉的名字，笑聲，還有陳舊的時鐘
把一張西餐桌炒得劈啪作響
盞中的果汁，搖晃微醺醉意

最安靜的就是魚排了，默默地
瘦下去，就像我們剩餘的時光
依然陶醉，拖著日漸憔悴的裙裾

青春的火焰，一閃，映入夕陽的眼底

人到中年

這是水落石出嗎？
夢的漣漪掛滿枝頭，梅花含馨吐豔

人到中年，多少次回望
真不信自己的眼睛
一路攀援的峭壁，依然若隱若現

能把放棄當作給予嗎？
彩排和鏡中佳人妥協，狂長的孩子
踏上雲朵
跳一曲慢步華爾滋，精彩醉人片段

夢依然醒著，曙光滿眼
怎敢合上視線？

■阮克強

沈默的植物

我熱愛沈默的植物
它們將裙擺放得很低
夜裏它們來我的夢境走動
空靈的風抬高了翅膀和星空

星空下越來越多單純的植物
水份從根莖中央自如穿過
沈默是另一種堅韌的流質
它聚合成我們內心的纖維
讓我們學會迎風而立
學會即使活在低處
也不用仰首高呼
皇恩浩蕩啊

雪花和愛

雪花落在地上
它們晶瑩透亮
有針柱狀的 六角狀的
還有壹些可能是
愛情的模樣

因為無人清楚愛情的真實模樣
我斗膽認為它也是壹種晶體
在我們各自孤獨的靈魂裏
熱脹冷縮
循環不絕

■張玲

雪 夢

——給親愛的黛安和亨瑞，
感謝你們美麗的新年禮物

當雪花在天空中飛舞的時候
你們告訴我們

你們將收到一個秘密

當大地被雪籠罩的時候
我們非常驚奇
我們真的收到了一個秘密

它是一個雪夢
由兩個綠色森林的天使
從美麗的雪國寄來

這夢停留在我們的家中
我們聽見了森林的歌聲
我們感覺到雪的呼吸

這個雪夢將永不溶化
即使它最終消失
它也會象多彩的蘑菇
從我們的記憶之樹上不斷長出，
不斷長出

2004年12月21日於匹茲堡夢巢

■彭國全

松

松針
鋒芒指向四方
針眼
穿著陽光，穿著雨絲
密密
繡織翠綠

楊柳在秋裏都慵倦了
提不起神，抬不起手
率先撇下了繡織
草木眼花繚亂
也放下針蒂

松，仍精神奕奕
載起霜雪老花鏡
一針接著一針織下去

冒著嚴寒
織綠，意在
為遠去的春
喚起歸心

■陳九

無名小站

你讓我
在這個小站等你
卻沒說清是哪個晚上
只有黑黑的長髮
隨風飄蕩
散落在
暮色遠方

從那刻起
我就靜靜守在這裏
不再徬徨
藏起你的承諾
伴青山綠水
還有明亮的星光

如果年華是本書
思念便是動人篇章
我用時光吟詠
讓深情似水
恣意流淌
漫過心底的堤防

我不在意
你何時能來看我
安靜等候
同樣水遠山長
心心相望

我在無名小站
聆聽每列駛過的
歲月鳴響

■陳金茂

深夜讀史

鼾聲如浪濤襲來
我的書桌 依然
是一座不沈淪的島嶼

台燈和我一塊失眠
我的筆尖拽出一條
綿長的藍色的釣線

向秦靈渠拋去
垂釣半坡彩陶上的紋魚

不料 卻釣起金戈鐵馬
在我的書桌
擺開了鏖戰的陣勢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我的耳畔響起
歷史從遙遠發出的嘆息

我輕輕地旋滅台燈
避免了
一場血淋淋的慘劇

■黃翔

宇宙人體

閉上雙眼
全身都是張開的
眼睛
席地而坐
雙腿盤曲入靜
自己朝自己
內視

體內
波動四季的風和水
每一個瞬間
肌肉
如無形流轉的

泥石堆
骨架潛移如
身外的
竹木

也有精血
也有脈絡
延伸人體宇宙的
秘紋

肉身星辰密佈

太陽和月亮
雙輪飛旋
白天和黑夜
滑行血脈隱形的
軌跡上
抵達大自在
也抵達
空無

2006年2月4日夜

■黃秋遠

山城歲月

——獻給恩師王華教授

黃桷坪的月亮

我記憶的行囊中
塞滿各種口音的月亮
但麻辣的月亮
卻只有一個
那是我十六歲出生時
收到的一份禮物
它是一輪
黃桷坪的月亮

黃桷坪的月亮
用純正的川江口音
和我們在鋼琴上
密謀篡改當代音樂
以便像月色灑滿大地那樣

順理成章地
把我們的名字
灑進書本中

2015年7月27日凌晨於紐約

王華先生肖像

這個中秋過後
王先生就六十了
我在夢鄉中
搭乘漢字
飛回二十九年
前
用少年時光
為他畫了一幅肖像

他的髮型
照著幾個世紀以來的旋律線梳理
濃密起伏的程度
都保持在中國民歌的韻律內
而他的絡腮鬍子
卻是按《春之祭》的節奏型生長
兩天不見
短笛
便長成了大管

勃拉姆斯、穆索爾斯基等西方大師
的容貌
都分別具有王先生的一些典型特徵
他們只是把笙
排列成管風琴
所以我理解西方音樂
沒有什麼障礙

王先生的容貌
其實是一把通往未來的鑰匙
我更喜歡把它藏在心裏
而不是畫在紙上
不過
這樣雖然不容易丟失
卻產生了
更多的思念

2015年7月29日凌晨於紐約

■王渝

夾岸相對的風景

只有
能化做一縷聲音
淺淺的耳窩裡最好
匿藏

你凝神的意態悠悠——

一次分手
一次小小的死亡。我們——
夾岸相對的風景拉長
退去的潮水不再上升
直到下一回相遇

又會心跳
又會在灰燼的雙目中
找到火種

嘴角欲起的晨雲
也總忍不住
洩露夜裡編織的秘密

■魯鳴

如此

花落不一定結果，只為綻放
我和你在陽光下沐浴，多好！你
沒有走開
此刻，下午五點，天已朦朧，我
們開始回家
冷嗎？我豎起大衣領子。你說，
我很瀟灑

我有兩副藍牙無線耳機，一副給你
你卻變成了沉默，用盡心思
一錯再錯的我，沒有這份細膩
關於狗貓離去的故事，分明告訴我
簡單的爱很美，很出奇

我喜歡說故事，在搖籃時就已開始
你呢，天生就註定孤獨一輩子？
這個問題是生命最高境界
那就不要管別人，明天會再出太陽

其實，我們都很年輕
一切剛剛起步，宛若新生
相握的力量盎然生機，穿越數碼
你有勇氣面對這份禮物
那就一定擁有做你自己的更好時候

這是一條路，花開依舊
天已黑了，你願意做夜裏行走的孩子嗎
2015/11/23/紐約

遲到的祝福

很多年前那些日子
我最重要的不是看見
而是聽說途中的誘惑
相信你無限的神聖翩翩起舞

北方遠道而來的那些故事
被我赦免。我虔誠地
做一個可愛孩子，歌唱敬仰
用純潔追逐你的言語

我並不知覺被遊戲的生活
你發令，我就步步向前
青春是烈日，活活地烤焦了我
我不理不睬，直到路的盡頭
你和我都換了方向
在你墜落那一瞬間，我終於
直立，懸崖勒馬

人類無法忍受太多的真實
你知道，幸福是一個極端詞語
常說它便沒有了份量
此刻我點燃壁爐，看火焰再次
燃燒在我內心深處，我違背你
感歎遲到的祝福，恰到其好

2016/1/9/泊客諾壁爐前

■伊沙

致一位剛入美籍的 華裔藝術家

才離開中國六年

你就裝樣道：

“那個月亮代表什麼心
怎麼唱來著……”

是的，你想在自己身上
在這些美國人面前

抹去與中國有關的一切

不過是為了更好地生存

做一名合格的美國藝術家

這就像我想把中國的一切

全都擔在自己詩的肩上

不過是為了更好地發展

終成夢寐以求

捨我其誰的

中國的詩魂

這都沒什麼

我四十有八

大叔一枚

嚴於律己寬以待人

完全理解你選擇的人生

只是對自個兒斬草除根的做法

合不合藝術之道

我持不同看法

把這些寫下來

也完全是出於詩人的本份

我就是這麼一個人

回國快一月

我從不主動

想起佛蒙特

在那裡時

我便知道

就會如此

所以哪裡都不去

恨不能走遍

■非默

聽王家新談策蘭

哦，石頭真的要開花了

一個猶太人選擇另一個猶太人*

——讓他在自己語言裡

死去的部份

又一次在漢語裡活了過來

王家新談策蘭，就像在談論

一個巨大且永遠無法

癒合的傷口

——時間存在多久

這個傷口就會存在多久

語調低沉、猶豫、遲緩

王家新談策蘭，似以極大的

不適，從一種黑暗

轉向一種更深的黑暗

——將一個傷口

嵌入一個更大的傷口

通過王家新，嘴裡淤滿泥沙的策蘭

——仍在虛空中繼續發問

詩性的塞納河，在奧斯維辛之後

為什麼倒成了詩與詩人的墳墓

2016年寄自山西

*“所有詩人都是猶太人”，是俄
國女詩人茨維塔耶娃的著名詩句。

它的每一個角落

充分享受它的

每一個時刻

恨不能摸遍

它的每一片紅葉

為了今天

不再懷念

■世賓

安 放

我的敵人、朋友，來了又離開的戀人

無論愛我，或者已經厭倦

你們沒有離我更遠，或者更近

靈魂升得更高，心放得更低

這空間足夠寬闊

足夠安放我們各自的位置

它的存在確切無疑

我曾經看見，但只是一瞬

我曾經嗅到，滿懷芬芳

它那麼巨大，我的胸懷還不足以安放

那裡有一束光，照臨我

使我的靈魂愉悅、安詳

黑暗中，它饋贈給我語言、詩篇

碧 城

大地的號角充滿人類的勞績

碧城高處的山嵐吹拂

催動著礫石中的新芽

細雨滋潤下的茶園安靜，並不寂寞

勞作的汗水帶來生命的萌動

無邊的雲彩再次點燃

能感覺到的年歲，在春日

輕輕掀動，滿懷歡欣

自然的饋贈從不吝嗇

2015年寄自廣州

■杜風人

京味 16 帖 選 6

京片子

迷入北京胡同的八陣圖
兩邊深宅緊閉 找不到
出口 心口有點發慌

四合院高牆內 爬出
一縷炊煙 伴隨鍋勺清脆炒馨
一鍋兒女家常情長

京味十足 清香韻味
顛覆 味蕾也啾舌

我吃了 一片
酥酥脆脆的京片子

涮羊肉

箸一片薄薄的羊脊里肉片
兩三下涮一聲 一隻水鳥掠過水面
爪抓 一條鮭魚血色的風采

蘸一蘸 香菜腐乳辣醬的溽暑
雲霧 降落嗷嗷待哺的山谷

啞啞颯颯 我聞到
蒼鷹展翼俯瞰 掠過
火山口 孤絕的
王者之風

羊肉膜

風沙滾滾 沸騰
一碗 兵馬俑

陣前風雲 中原
已一身潮汗

啃嚙 羊雜滋膜腸中

■榮惠倫

只是當時已惘然

——恭賀黃寶芝笛姐長篇小說《隨海飄零》付梓

只記得童謠是一組母慈父愛的溫馨序曲 怎會變調
是三度流離 從海南的海口 海防的兵騎 輾轉湄南的堤岸
當南方的硝煙 焚焦了西貢所有的鴿子
時序的五陵少年不見輕裘 何來逐鹿中原
已屆弱冠 同儕們都遠赴疆場了 歲月何其慘白
惘惘乎赴台升學的美夢 也美得泡泡
然後那人不得不醉心成風景中那支笛管 不能自拔

2016.4.30

一片 渺漫模糊的大漠

饕餮咤咤 齧到舌蕾
不小心 齧缺了西安
一片月

北京水餃

山東人說 不吃生蒜
等於不會吃水餃

滿口一枚北京 爽滑菜肉潤汁
捨不得嚥下 再加一枚
舌蕾也會叫痛的生蒜

終於 啞啞吞下和珅手上
把玩的 有稜有角潤潤滑滑的
一枚金元寶
都怪聽了山東人的話
俺搗著嘴 走出水餃館

北京全聚德烤鴨

一匾額老招牌兒
燒烤幾百年 烤出
一隻 呷呷的北京鴨兒

全聚德烤鴨對肯德基炸雞說
你可將大名 寫在
鴨身上 待一會兒

會烤出屬於你自己 喔喔的雞兒

然後 可以用你的信用卡
爾付美鈔

我握筆捺了一口甜蜜蜜①
寫上自己的姓名 卻烤出
三十年前 焚詩②
詩尸筆名燻焦的嗆味

①北京全聚德烤鴨店，一排吊鴨，任由你選，選中的蘸蜂蜜書上自己的名字，待一會兒，侍者會端上一隻有你金黃色大名的烤鴨。

②一九七五年，四月最後一日，一座十面埋伏的城市，整座城都在焚書，始驚覺已身陷秦朝。惶恐之餘，親手將自己全部的詩文和書籍，一把火，自焚了。

北京灌腸

入口如嚼蠟 再耐心
文火細嚼 你會細細
啖出 踮足
唱腔 柔腸迴盪蹣跚
餘韻雋永的
京劇青衣

■老井

黑海·黑土地

時光的犁耙靜止在鬆軟的煤層中
廣漠的黑土地，不再散發出新翻的氣味
歲月的鐵漿靜止在凝固的岩漿中
遼闊的大黑海呀
不再呈現波瀾萬丈的遼闊

……斗轉星移，石門打開
終於有一天，我像一粒種子
鑽入黑土層中膨脹開，我像一片波濤
在黑海的內心雷鳴般喧響

河畔的礦山

一座高聳的井架
把許多人的夢想帶入雲間，井架不遠處
一條大河不緊不慢地衝刷著平原的空曠

渾黃的波光
一片一片地在井架上閃動，黑色的煤浪
一陣一陣地從地殼之下湧出
載滿黑色方言的火車爬上橋樑
裝上固態火焰的船隻划響水面
河不醒不睡地流動，細碎的波紋
擴散到一天絢爛的朝霞裡
河畔的礦山，像一個參禪的巨人
用目光裡的坐標測量著天地間的洪荒

在淮河下採煤

在淮河下採煤
駕馭鋼鐵的綜採機 切割濃郁的夜色
我靈魂一樣輕盈的目光溢出烏黑的煤體
和厚厚的岩層，一直向上
直抵河心，濺起幾朵冰涼、柔軟的蒼黃

■蔡可風

讀天問學會 兩本新書

何以一旦受到困惑時
就抬起頭來向蒼天求解
天蒼蒼兮 本來是無邊無沿
其實，答案往往存在於
自我的人生經歷之內
由思路走過的每個印記
反而被自己跟隨著的推想
打掃得一陣又一陣更模糊了
唉呀我的天 天何曾是我的
倒不如轉而求諸於己
向內心發掘那 隱藏既久
問出 最為殷切的答案

2016年五月，於紐約

在淮河下採煤
從狹小的巷道內，鋼鐵的支架中穿行
想像著陽春三月的一次郊遊
柳絮癡狂，山泉爛漫
我的思緒中喂養的十幾株桃花
張開粉嫩的香一點一點地擠開地心的
黑暗

在淮河下採煤
大河把浩淼的波紋投射進了幾百米深
的地心
——它正在厚厚的煤壁上
在我們烏黑的肌膚表面、粼粼不斷地
書寫著渾黃綿長的史詩、蝌蚪般地象
形文字
一種跨越時空的傳奇

2016年寄自安徽

■老哈

白日夢

我低著頭
沈迷在自己的白日夢裡

你也低著頭
沈迷在你的白日夢裡

各自都在盡情幻想
漫遊在對方的白日夢裡

在迷糊中
我們倆擦肩而過

居然誰
也沒有看見誰

2016.6.8

阿拉斯加

天空的蔚藍
看不見底

海水的深藍
看不見底

明媚的陽光
穿透看不見的空氣

千萬年的時光
凍結成這冰清玉潔的美麗

是刺疼肺的冷空氣
還是美不勝收令人窒息

我身心放鬆
世界萬籟俱寂

你有沒有聽到
冰川悄然融化的聲音

2016.6.15

■陳銘華

禪與政治

住在海潮下的沖之鳥礁想，如果自己是島就好了。遊戲機熒屏上一陣雷鳴電閃過後，那日本列島已變成一片大陸，原來的歐亞美非澳等洲便脫離地球晉級宇宙

住在海面上的太平島想，如果自己是礁該怎麼辦？仲裁桌上一陣口沫橫飛過後，那日本國的許多島嶼也會變成石頭，原來的歐亞美非澳等洲也都降格成了島吧

我想，當世界小小小，小到可以納於芥子的時候，台灣島唾手可賣自然不算出奇；但當礁石大大大，大到核心利益的時候，我們談禪講偈卻讓別人指鹿為馬嗎

2016年7月12日

蜀道難

如今上青天不難，難就難在於據說到了三萬呎高空便可以回到從前，但我只做了一個時速五百英哩，勉強看到自己背影的夢。那背囊裝滿了期待：從峨嵋天下秀到青城天下幽；從二千三百年前的都江堰到廿一世紀的成都；從石頭在水中酣睡的九寨溝到池水嘖嘖吞吐色彩的黃龍山……是過去還是將來？天空問我有什麼牽掛，此刻彷彿還站在彭祖峰頂的我知道，太上已忘情但自己沒有

2016年5月20日川遊歸來

■閔立新

筆，是一匹好馬

以紙為草低的原野，筆，是一匹血性好馬。

有時縱橫在點、撇，那隱匿古道、西風、瓜州的黃昏裡；有時嘶鳴在豎彎鉤聚攏的雪暴中。

馬蹄落處，是狂野、蒼茫、亙古的萬里涼薄。

馬蹄輕抬，是小橋、流水、人家的炊煙，在紙上相遇了唐詩中滴落的月光。

馬走千里，只和風雲，際會。

馬歇樹蔭，只和水土，沉浮。

點是一座日暮的山。勾是一條晨鐘的河。撇是花朵舉起的刀。豎是活的卓絕的樹。紙上天下，這匹馬，在我的指縫中，跑斷了三山五水。

我要我的馬，穿上呼嘯的遼闊。火一樣脫下沸騰的炙熱。

我要我的馬，站立成一種閃電驚魂的姿態，臥如一片雪靜的蔥蘢。我還要我的馬，脫胎換骨成香草小美人，捲珠簾，舞霓裳，在西窗摘十二月的雪，於東籬，點桃花，從三月，美五月。

以紙為大地。

我的馬，帶我攻城略地。英雄救下了美人。

我的馬，領我行空雲卷雲舒。猶若信步閑庭。

橫刀立馬，我將繼續在熙攘中廝殺，砍下這人間寂寥、喧囂、是非，白非白，黑非黑，好頭顱。

■花千樹

光陰的故事

從熱到冷，或者從青到黃，世界總有一對勻稱的乳房。

亮出你清澈的詩意吧，光陰。

亮出你生命的痛感吧，光陰。

劈開雙腿的時候，你的故事，就是盛開的鮮花。從日常出發，你的故事，就是萬物的愛與悲傷。

流水般喧嘩，不捨晝夜。

空氣般淡泊，寧靜致遠。

浴夢而行

夢折射的光芒，來自夜晚的玫瑰峽谷。而我的壞脾氣，始終捅不破黎明的面罩。那就繼續做夢吧。

在無所顧及中，學會放下和釋然，學會挺起腰桿，做回自己。

我是誰？為什麼要在走出人群後，與自然奇觀深情對望。為什麼要在這無邊的黑裡，揉碎寂寞，守望心靈。

在夢與醒之間，懷想命運的恩典。

熱愛生活

坦誠地說，活著，就應該有一顆喜悅的心。愛天空之藍，愛陽光明媚，愛時間流逝，愛平凡生活。

在路上，以輕盈的腳步，奔赴理想的山岡。在書桌前，以美麗的母語，與生活徹夜長談。在夢中，以愛的姿勢，把自己沉入隱秘的河流。

活著，心口如一，為美點讚，為精彩的世界，獻上內心的花朵。

2016年寄自陝西

■胡某

老爸的時間

我嫉妒老爸的時間
她早早認識了
英姿勃勃一身戎裝的帥氣老爸
她撫過他烏黑的頭髮
一個猛子扎入湖底
三下兩下攀上電線杆
那個勇敢果斷指揮若定的指導員形象
在她的記憶裡閃亮

我痛恨老爸的時間
她毫不留情地
把老爸的頭髮一根根拔下
修路挖渠搶收糧食
駐村抗洪徹夜不眠
滿面滄桑眉頭深鎖的書記形象
在她的蹂躪中定格

我深愛老爸的時間
她也偷閑看顧過
調皮耍賴迷茫犯傻的孩子
忙裡忙外支撐著全家的老媽
那唱不厭的軍歌聲洪音亮
那拉不熟的二胡吱吱呀呀
光著膀子步履蹣跚的老頑童形象
在她的珍藏裡保鮮

如今老爸的時間
在時間的流裡
靜靜地淌
我想挽住她
是用老爸弓起的背呢
還是我青春的臂彎

享受大雨

大雨來臨
行人匆匆的腳步裹著恨恨的風

■澹澹

瀑布

縱身跳下
千尺深淵

只因那寬廣的胸懷
亙古的誘惑

舊照片

塞滿記憶的照片，洋洋灑灑
彌補遙遠空間

你嘴上的笑容，容我取一片
和著年輪，默默喝下
醫我不癒的思念

吉他的思念

指尖琉璃，在
格子上舞動
一曲天上流雲，瞬間
溫潤我思念的夢田

在心裡種一顆紅豆吧
許你滿園恒久的相思

不要倉惶，享受它
漫步雨中
讓我的慢成為
急的雨中的風景

看雨滴的水晶柱在路燈的光裡降了又升
聽大顆大顆的珍珠敲打傘篷的搖滾聲
路面積水中長出透明的蘑菇
在汽車的遠光燈裡閃耀成亮晶晶的星

■楊玲

淚水

一滴淚水
濃縮人生的澀和鹹
映射生命的傷和痛
稀釋生活的苦與甜

詩人撈影

詩人很敏感
常在感動之後
認真地用詩編織成網
一次又一次
打撈不存在的純潔和影子

橋

橋
每天都在普度眾生

度人到世俗
再度人回清靜

年復一年
是佛祖的使命嗎？

艷陽裡住久了會生出焦躁
享受大雨吧
拋開雨傘
讓大雨衝刷髮根的每一條神經
踏進水坑
腳也享受冰涼的清醒

2016年寄自山東泰安

■冰花

不用手機的人

鳥
起飛時最美
花
盛開時最香
沒帶手機的日子
心最慌

當代生活
太累了
真想
走進
傳說中的
那個美國村莊

人們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拒絕使用電器

沒有毒品 槍支 核彈 與戰爭
沒有貪官和妓女
更沒有手機的鈴鈴鐺鐺

嬰兒
睡中的微笑最甜
不用手機的父親
是親情中的最愛

陽光
海浪
沙灘

深林中的木屋
是樂園

村莊外

■阡陌

蒼 樹

它定神的看著我
像不認得我了

我打從心底吶喊著
再看看
再想想

它彎了身子
從風中
飄下一片葉子

我凝神的望著
卻無力撿起
在記憶與遺忘之間
的那首詩

雨在斜陽中

滴答 滴答
翡翠城的季候
如陽明山煙雨

心念一觸
凝神端看
霎時一抹溪泉滌心

可又好似再也
進不去
畫布裡泛黃的
煙雨情懷

一個不用手機的女人
站在地平線上
凝視遠方
為飛翔的鳥

■溫曉云

演 戲

你往我來的穿梭
在別人序幕裡
上演自己的喜悲

想笑
眼淚抗議——
我不想說謊

醉

一彎淺笑
換
一個回眸
安暖
萬千深情

流年的風，吹醉了我

久別重逢

止不住渴望的腳步
禁不了期待的潮湧

眼與眼的交流心與心的溫熱
把往事一樁樁點燃

醉一回吧
為曾經的竹馬青梅久別重逢

盛開的花
頻頻點讚

2016年6月12日馬里蘭州

■非馬 William Marr

雙語詩 bilingual poems

拳王阿里

重重一擊

整個地球又左右搖晃了一陣

他不是患博金森症嗎

怎麼又出賽了？

原來是垂死的他

竭盡全力

對人類冥頑的紛爭與不義

揮出了最後的一拳

Muhammad Ali

a heavy blow

the whole earth shook violently once again

isn't he suffering from Parkinson's disease?

how could he be back in the ring?

it was the dying man
throwing with all his might
at human conflict and social injustice
his last punch

晨間新聞

他們又在那裡

指手畫腳互罵

口水與謊言齊飛

力竭聲嘶競選

宇宙的大笑柄

實在無法忍受

這無止無休的噪音

他伸手去找電視遙控器

但轉念一想

讓鬧劇繼續下去也好

這樣便不會聽到

那些更可怕的新聞——

粉身碎骨的劫機

血流成河的恐怖襲擊

翻天覆地的颱風

火山地震

.....

MORNING NEWS

again
they are shouting
screaming
cursing
lying
campaigning
to be the laughing-stock
of the universe

disgusted
he reached for the remote
yet on second thought
decided to leave the TV on
just to remind himself
of the good news

no worse disasters struck last night
no hijacked airplanes
no bloody terrorist attacks
no devastating typhoons
no eruption of volcanoes
no earthquakes
no

中詩英譯

胡弦的詩 ◎初雪 譯

裂 隙

砧板上的魚

……你全部的痛苦構成一條

砧板上的魚：嘴

張了又張，呼喊在那裡形成一個

啞啞黑洞，許多詞急速旋轉著

在其中消失。

A Fish on the Cutting Board

……All your pain formed to be a

fish on the cutting board: mouth
opened, shut, opened,
crying turned into a
dumb black hole, where many words were
rapidly spinning
and disappeared within.

從完整的事物，它開始，
讓一顆沒有準備的心，
突然有了此岸與彼岸。

於是，有人學習造橋，
有人學習造船……

一個未知的幽靈在掌控這一切，
並為遠航
培養出了出色的水手。直到

它徹底裂開，
互不相干的兩半被一段
空白隔開。

看上去，各自完整；

看上去，裂隙彷彿已不在場。

Crack

From an intact object, it started,
led to an unprepared heart,
suddenly with this shore and the other side.

Then some people learned to build bridges,
some learned to make boats... ..

An unknown spirit was in control, and trained
outstanding sailors for the long voyage. Until

It completely cracked,
The two unrelated halves were separated by
a blank space.

It looks like, each piece is intact;
It looks like, the crack seems no longer on the
scene.

【奧地利】 維馬丁詩選③

◎伊沙 譯

維也納

看見雕像——它們如何坐落
在門庭之上，當你騎過時
看見燈火通明光芒四射
彷彿影子穿過窗玻璃
有軌電車帶你穿越迷宮
當你長大，心便如斯
或者它像一本攤開的書
你正在騎行，你想說
你騎著你的自行車，當你凝視
有時會得到一派好風光
比昨天、頭天
一天又一天
或者也許不。你會看到更多
當你死時
也許你會坐著，彷彿還活著

2010 · 3

小兒很少起夜

小兒很少起夜起床玩
我們大於我們的存在
有時我們可以稱之為上帝
一到十二點便很少哭鬧
有時我們可以稱之為光明
一到兩點鐘便很少哭鬧
總是很少在夜裡哭鬧

小兒很少起夜醒來哭
我們少於我們的存在
一到中午便很少睡覺
有時我們可以稱之為上帝
很少在八點以後哭鬧

有時我們可以看到光明
小兒很少隨時鬧我們
有時我們能感受夜晚
有時小家伙完美無缺

2007 · 10

欲飛謠

今宵月兒又重圓
昨夜它又圓又大
今宵月兒又重圓
明朝你將欲飛去

今宵月兒又重圓
月兒躲在高樓後
今宵月兒又重圓
明朝你將欲飛去

夜涼散發魚腥臭
今宵月兒又重圓
夜涼溢出茉莉香
下月我們要遠行

2008 · 5

望 月

昨晚你看見月亮了嗎？
它在此處，在林間
它升起來，在東山
在大地之上
在多瑙河大橋上
在我們家後院的一棵樹中
在與友共進的晚餐後
昨晚你看見月亮了嗎？
對你來說它意味著什麼
你有過在家裡的感覺嗎
當你看到月圓之時？
它讓你想起朋友
想起你留在身後的一切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昨晚很冷
一年前我們望月
從北京的陽台上
猜想明年我們會在這裡看到它
昨晚你看見月亮了嗎？
我們是在兩者之間的某個地方

2008 · 9

月 亮

一片檸檬
一片蜜橘
一塊姜黃色的蛋糕
最終我們贏得了雪

2014年12月28日

他的領帶

在春天的花香和他
之間
是一條領帶

粉色落在他
覆蓋著草和露珠
的胸前

巨大誘惑著她
而他不擅長解開結扣

像疲憊的蝴蝶
她停落
在一朵玫瑰上
(等待奇跡)

停落
在
他的領帶上

不可能的夜晚

在慢慢消失的
和慢慢前行的日子
之間
我記起有著同樣問題的
我的姐妹

是不可能的夜晚
把我們的寒冷
和它的霜凍聯合起來

因為對溫柔夜晚
的渴望
我們絕望地出汗

我們打開窗子
逃離自己
奔向天空

愛情近在咫尺

離愛情咫尺之遙

她很快
失望
感覺異常尖銳
彷彿一個錯過約會的人

空蕩的床
會傷人

它隱秘地噬咬著
她的蘋果

蘋果
生命短暫

荷香

我的花園
沒有守衛
只有一些
鴿子
把慵懶的遺跡抖落
晶瑩而白的翅膀

滴水
洗滌著我頭髮中
污濁的夜

我戴上
三滴荷香
渴望的汁液
分在兩只鏡片間

彷彿一朵玫瑰
可人的露珠
我為一個旅人
準備了黎明
他可能在我等待的時候
駐留

愛情永駐

迷失在
夢發光的

櫥窗前
你觸摸一只突出的
硅膠乳房

被絆倒
一個肚臍
穿孔
隱秘地呼喊
出生的臍帶

你
脫
落

在繃緊的
隆起的
臀部上
錯過……
節奏

雙倍厚度的
嘴唇
吮吸你
擔心你的吻

迷失
在你的冷漠
和夢的霜凍之間
渴望的野獸
在玩弄
你孤獨的火

你逃離

從戀愛的年齡
到永恆的愛

抱歉
我的胸部無意中
落入你手掌
有血有肉

德國詩人吉澤拉·克拉夫特的詩

◎岩子

丁香花開了，想起了吉澤拉。五年前的一個夏季，風和日麗，我們相聚在德國南部多瑙河畔的雷根斯堡（Regensburg），從那裡起步，一塊兒跋山涉水、訪古問今，一路海闊天空到多瑙河峽谷（Donaubruch）。在威爾騰堡修道院（Kloster Weltenburg）醉飲地球上最美味、最古老的啤酒。她非要請我一杯不可。我喝的是Radler，一種深色啤酒（60%）和檸檬水（40%）混合而成的飲料。沒想到，這一別竟然是永遠永遠。

昨夜，無意中發現，國內竟有個別網絡、期刊對吉澤拉的詩有所關注，不由得心生欣慰，為逝去的友人。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超凡脫俗、高貴而豐富的靈魂不為眾人所知，默默無聞地在那裡閃爍終生。

吉澤拉逝世之後，她的郵址在我的郵件動向裡依然不斷顯示，以致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恍恍惚惚，感覺到她沒有死，依然活著。

丁香 Syringe

格羅斯科里斯^①火車站。月台邊
丁香錦簇越柵欄而放
我夠也夠不著。女路段長
用信號牌為我鉤下一樹椏
夜車徐徐進站時
正是時候，她笑道。我折下
三枝花，跳上火車
開敗的花蕾必須去掉，她大聲叮囑
去除了枯萎
餘下的丁香百年芬芳

公式 1001 ^② Formel 1001

的確

人同
玫瑰
只不過人將自己
掩藏於刺中
而非花瓣裡
因為懼怕
鳴嚀的
夜鶯

無題 windstille

風平聲寂
河水忘記
流動
陰影走進
童年
你還想
說點什麼
卻已
言盡意空

北方 ^③ Nordseite

那一句
留在嘴邊的話
幾十年後
終竟成為永恆的
孤獨

夜與霧 Nacht und Nebel

聽與看
已然過去

伸長的
胳膊 形同
兩支盲目的探針^④
尋索著 未來

在我全神貫注的
耳朵裡 飛翔著

一隻貓頭鷹^⑤你的
傳記

書寫在
尚未成形的紙漿裡

流產 ABORT

別來
別來現在
現在不是時間
時間流盡最後一滴鮮血
鮮血流出另一個時代
另一個時代，一個懵懂無知的孩子
孩子，然後（你）再來

致哈菲斯^⑥ AN HAFIS

我讀你
卻寫不出你的詩行

酒館裡
我們促膝長談
一邊聆聽酒珠
從高腳杯
溜進你我的嘴唇
一邊把酒比作上帝
人比作地球，杯
比作天穹

我們融為一體
夜黑暗無比

你睡了，而我
獨杯天明

酒館一片嘈雜
鄰桌一位
分解大師瘋言謔語
上帝無與倫比
你無與倫比

他們寫你
卻讀不懂你的詩行

譯後小注：

① Groß Körös 位於今布蘭登堡州境內。此詩作於1990年，正值東西德統一亢奮時刻。吉澤拉於1984年由西柏林遷往東柏林，也就是說，此時此刻，詩人又“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②此詩非但標題有所“借用”（比較阿拉伯民間故事集《一千零一夜》），而且內容也與阿拉伯—伊斯蘭傳統文學不無關聯，譬如詩中的玫瑰和夜鶯。詩人告訴我，在阿拉伯—伊斯蘭神話詩中，玫瑰和夜鶯常常同時出現，且玫瑰象徵女性，夜鶯象徵男性。常言道：有玫瑰的地方，夜鶯就不遠了。反之：那裡有夜鶯，那裡就有玫瑰。

③〈北方〉是吉澤拉為讓·保羅（Jean Paul 1763-1825），一名於歌德席勒後期生活在魏瑪的著名德國詩人所作的組詩中的一首，吉澤拉挑頭為他樹立了一塊紀念碑。

④ Wunschelrute，一種形式簡易的探測叉，德國民間至今仍有人運用它探測地下水泉源。

⑤在德語文化中貓頭鷹象徵著智者和智慧。

⑥一位生活在中世紀的波斯詩哲。

這裡瀑布太多了；擁擠的水流
過於迅疾地趕赴大海，
而山頂這麼多雲的壓力
使它們以輕柔的慢動作溢出山邊，
就在我們的眼底成為瀑布。
——因為，如果那些線條，那些長以哩計，發亮的，淚漬，
還不是瀑布，
一個快速的年代過後，按這裡年代交替的速度，
它們多半將會是。
但如果水流和雲繼續旅行，旅行，
山看起來就像翻覆的船體，
掛著泥漿，粘著藤壺。

想想回家的長路。
我們是否應該呆在家裡想像這裡？
我們今天應該在哪裡？
在這最陌生的劇院裡
觀看戲裡的陌生人，這樣對嗎？
我們體內還有一息尚存，便決心要跑去
地球另一邊反過來看太陽^①，
這是怎樣的孩子氣？
世界上最小的綠色蜂鳥？
去注視某座莫名其妙的石製品，
莫名其妙，無論怎麼看
也看不透，
一眼就看到了，總是，總是讓人快樂？
噢，難道非要在做夢的同時
還擁有它們？
我們還有空間
再容納一片折好的，仍然相當溫暖的落日餘暉嗎？

不過，要是沒看到這路上的樹，
它們的美麗實在有些誇張，
要是沒看到它們像高貴的默劇演員那樣，
身穿粉色長袍，擺出姿勢，
那肯定就可惜了。

——要是沒停下來加油，而聽到
那傷心的，兩個音的，硬梆梆的調子，
發自截然不同的木屐，
冷漠地喀吧踩過
加油站滿是油漬的一處地板。
（在另一個國家，木屐都會被測試過。
每一隻都會有相同的音高。）
——會很可惜，要是沒聽到
不那麼原始的，其他的音樂，由那只褐色的胖鳥
在壞了的汽油泵上方唱出，
在一個竹制的巴羅克風的耶穌會教堂裡：
兩個塔樓，三個銀十字架。
——是的，會很可惜，要是沒有思考過，
朦朦朧朧，沒有結論，
在那最粗陋的木頭鞋子
和，仔細又挑剔，
木頭籠子那削制的幻想之間，
有什麼樣的聯繫能延續幾個世紀。
——要是從未在燕雀籠那軟弱的
書法中研究過歷史。
——要是從未試過得要傾聽
如此像政客演說的雨：
兩小時持續不斷的雄辯，
隨後突然一陣金子般的沉默，
這時那旅客拿出了筆記本，寫道：

“是不是缺乏想像力才讓我們來到
想像的地方，而不只是呆在家裡？
或許巴斯卡[2]可能並不完全對，
說只要安靜地坐在自己房間裡？”

“大陸，城市，國家，社會：
選擇從來就不廣闊，從來不自由。
而這裡，或者那裡……不。不管是哪裡，
我們是否都應該呆在家裡？”

①此詩是作者旅居巴西時所作，因為巴西與北美分屬南北半球，所以這樣說。

②十七世紀法國數學家，作家兼哲學家。

異端辭 ◎紀弦

我總是以一種異端的姿態
出現在那些至極可笑的宋儒之前
孔子說：“吾與點也。”
而讓我一絲不掛的
走進某一天體營裡去，
這有什麼值得你大驚小怪的呢？
這和傳道、授業、解惑
本來就是兩碼子事嘛。
上帝說“爾等人類、凡我所造、
都應當像他那個樣子。”
接着他又吩咐眾天使：
“去把紀弦帶上來，
教他做我的桂冠詩人。”
可是我並不想和神太過親近，
讓我繼續保持中間偏右的立場，
諒他撒但也還是拿我沒辦法。

向明讀詩：紀弦先生這首〈異端辭〉收在他 1993-1995 年間的《第十詩集》，寫此詩時年歲約在八十三歲左右。到了這麼高齡，應該已是韜光養晦、飴養天年，含笑面對一切的年歲、而他仍然這麼意興風發、自認他的不合正常體制、違反人情義理的行為，即使魔鬼撒但也拿他沒辦法，真可說是大無畏得異端澈底。

紀老的“異端”行為真的“總是”這麼狂放不羈嗎？答案可從他的作品集找到蛛馬跡。在他 1935 年正式由出版社（上海未名書屋）出版的第一本詩集《行過的生命》、由杜衡所作的序文中對當時名為路易士的年輕紀弦即有以下的評語：“詩人路易士並不是光明的歌頌者、但他是醜惡的詛咒者，於是他想像自己是‘雲’、有時候‘騎上彗星的脊梁’”。“詩人所歌頌的是‘廿世紀的煩憂’、在他的〈時候〉一詩中有着這樣的激動：“其與魔鬼博鬥 / 或是鑿地穴而居 / 該是取擇的時候了”。這是他廿

歲時面對現實的激情態度。

紀老四十歲時已經來到台灣，1953 年他獨自創辦了刷新台灣詩史的《現代詩》雜誌、寫了〈革命 革命〉短詩，獲那一年的五四文藝獎，而且以〈四十歲的狂徒〉為題畫了一幅自畫像、和一首五行詩，自信且狂傲的說：

我的靈魂善良，而你們的醜惡；
我的聲音響亮，而你們的啞啞；
我的生命樹如此之高大，而你們的低矮；
我是創造了千首詩的抹不掉的存在，
而你們是過一輩子就完了的。

這時已接近中年的他仍然在挑戰四周存在的假想敵，且是以極其自信和不屑的態度為之。

待到 1956 年，紀老在台灣平地一聲雷，組織“現代派”，倡導新詩再革命運動，發佈現代派“六大信條”，一時響應加盟的青年詩人達 102 人之多。由於主張詩應“橫的移植”、“強調知性”，而且要向西方自波特萊爾以降的一切新興詩派學習。這一完全放棄中國詩教固有抒情傳統的革命行動，惹惱了一向保守的詩的教授學者和詩人，於是文壇宿者蘇雪林教授首先發難，認為有人把西方象徵派詩的“幽靈”帶到了台灣，接着言曦、寒爵等學者也群起而攻之、同時也不為其他新詩同好所完全認同，從而引發了從所未有的兩次新詩論戰。紀老對此完全以唐吉柯特的態度從容應戰，發表了數萬字文章辯論解釋，但他的心理是從未妥協的，故而他把這些曾經反對他主張的人視為“可笑的宋儒”。按宋代的儒家是一個“理學”興起的時代，宋儒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而他則沒那麼嚴肅，紀弦贊同孔子所說“吾與點也”那句讚美他弟子的話。

按“吾與點也”語出《論語·先進篇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點”是孔子弟子曾皙的別名。一天、孔子的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陪坐孔子，談各人的抱負。輪到曾皙時、孔子問“曾點，你怎麼樣？”曾皙正在彈琴接近尾聲，他放下琴站起來說“異乎三子者之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名’、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對曰“吾與點也。”意思是“我贊同曾點的情趣”。紀老的“吾與點也”比“點”的情趣似乎更開放更大胆、就是一絲不掛的走進天體營，他也認為不必大驚小怪，與師道尊嚴更是兩碼子事。真是既狂妄又灑脫。

而且紀老對大部份地球人所信仰的上帝是持着戲謔且失望的態度的。在這首“辭”裡，他杜撰了兩段上帝的話，而且說上帝會吩咐眾天使“去把紀弦帶上來，教他做我的桂冠詩人。”但是他不想和神太過親近，情願繼續保持中間偏右的立場，即使號稱魔鬼的撒但也拿他沒法。其實在這本《第十詩集》中這種對上帝開玩笑的詩或詩句不知凡幾。有首

尋詩、尋思，走一條沒有盡頭的路

◎寧靜海

——閱讀向明《詩·INFINITE》

首先恭喜詩壇長跑勇將向明老師在屆滿八十八歲前夕，彙編多年以來的詩墨，於歲末付梓新詩集《詩·INFINITE》，同時感謝給予厚愛，讓我有機會閱讀並分享這本詩集。

《詩·INFINITE》詩集共有三個部份。第一部份至第二部份廣羅 1957 年～2009 年三十首、2010 年～2013 年二十六首、2014 年～2015 年三十八首，橫跨近一甲子所嚴選出九十四首精闢的佳作，時間雖長，詩風仍然保持一定的穩健。第三部份向明老師讓詩“立體”起來，利用廢棄物所製作的“超文本視覺詩”，共十六楨沒有名字的圖像，依其既有形貌透過彩繪與拼接，把想像空間交給讀者賦予各種可能的意象。

詩路上行走的儒者一向明老師的詩心悲憫、詩思慧點。詩中常帶有生活哲理、反應時事、針砭現實、感歎人生……坊間書籍報刊不乏見到有關向明老師的詩風敘述。但也的確如此，看似平凡無奇的文字，經過排列組合後，立即產生火花。渾然自成且獨樹一格，態度真誠卻又叛逆有理，寫詩的觸角不安分的向四周伸展刺探，拓寬詩的多樣貌與各種可能。所以時而異軍突起，令人莞爾一笑；時而神來一筆，製造言外驚奇。正所謂動如脫兔，靜如磐石，給人搔到癢處又嘎然而止。隨著《詩·INFINITE》翻讀詩人在各個時期潛伏文字裡的沉降，我跟老爺爺要膽借提詩集幾首，細聽那些詩如何替向明老師發聲。

硬漢柔情慈悲心：再如何堅毅的個性，也要有顆柔軟的心，詩人愛屋及屋，除了以詩表達對摯愛的疼惜，更不忘關注國內外社會動態，憐憫人群，胸懷世界苦難。

我看着健壯的我自己／還有與我一樣高的孩子們／這一群她心愛的／罪魁禍首

——〈妻的手〉

世紀的爆破於焉轟烈的完成／每個人的胸口上／都有至少五公分的烙印

——〈聞高雄氣爆〉

我的黑手印／這可不是我的手太髒呵／媽媽、這次妳不罵我乖吧！

——〈牆上的黑手印〉

向詩人們致意：時間的巨輪運轉不息，見當年投入詩場自願軍逐一凋零如星殞落，尤其是與之相知相惜如兄長的周公夢蝶先生，一甲子的情誼要詩人如何不感慨？

就是撲翅也會小心地翩翩／唯恐驚醒了花神的午寐／除了微笑以對／幾乎沒什麼好開口的了

——〈不語的蝶〉——周公走後一年

造物者最終不忍／把那雙一直拖住你腳的／千鈞重鞋 連同所有的痛苦／脫下還你靈魂以自由

——〈自由行走〉——辛鬱百日祭

你痛飲太白酒以燃燒存有／你沉淪荒誕界以突顯虛無／存在不存在恰如你現在

——〈存在事故〉

——讀周鼎〈一具空空的白〉

諷時事針砭現實：人與人仇視的傾軋，層出不窮的社會亂象，受政治操弄各種黑箱作業，每個事件背後真相都叫人鄙視，只好揪著心藉詩抒發不平之鳴。

不知沉沒到底有幾多種／只知道在歲月的洪流中／稍一失慎，便會被誰拖下去／沉沒

——〈沉沒〉

所以烏鴉在呀呀亂叫／真的都和我一樣／天生色調，到處／都烏黑壓壓一片

——〈政變〉

一定／一定有一大把憤怒在體內／燃燒／……

真後悔／未及時將那撩燃的星火／用一個指頭／狠狠地／將它捺掉

——〈鳥鳴〉

神來一筆的氣魄：在感性的語調之中，以簡單的文字賦予現代感的詩味，將一首詩反覆拉長再拉長，拉寬再拉寬，做最極大值的伸展，突顯詩的可能張力。

奮力啐出的一口痰／嚙的一聲……／有人用眼睛說／好險／這枚憤怒的子彈／走了四十年／還不會／轉彎

——〈痰〉

我說我只管把精蟲噴湧射出／當高潮如黑夜罩下／至於會不會在子宮着床／我無知如口呆的頑石

——〈驚蛰〉

一盞孤燈／奮力鑿開墨黑的夜身／一絲絲頑固的隙縫／然後大聲喊出一個字“爽！”／用響亮的光

——〈爽〉

猶記那年有詩界俠侶之稱的黑俠和龍青在溫州街經營“魚木人文咖啡廚房”，一時間詩人絡繹不絕，詩聲日夜不歇，成為詩人的極為倚重的聚會場所，我有幸正逢其盛。走進滿溢人文的氛圍詩屋，映入眼簾的是來自各地詩界先輩與後進所書寫的詩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推向明老師的四句小詩：

沉浸於他的詩意敘說

——讀張堃詩集《風景線上》◎張慶

有我／敵人便多起來了／不能有我／我乃子子的殺手

瞧，這好大的口氣啊！但出自縱橫詩壇超過一甲子的向明老師身上就是恰當，分寸拿捏再適合不過了。仗詩之情義，行詩之真善，為了詩，該要拿出的霸氣，真的不必客氣，也唯有詩可以如此大氣伸張。

因為詩風沉穩洗練，所以見解獨到；因為既赤子又叛逆，所以百無禁忌。日常中的任何人與任何事，乃至天地宇宙萬物……靈犀一動，無處不成詩。我私忖向明老師的詩風應該會希望自己“沒有詩風”，唯有不接受“定型”，方能不被沈舊，想必也是老師在《詩-INFINITE》羅搜近六十年裡所欲展現的真義——以不變去順應萬變的人情事故，並嘗試接納新世代語言，懂得在穩定中不斷更新和再成長，方能成就一顆追求萬千變化、無窮無止的詩心。

無止境的真永恆：詩人對詩的追求是沒有時間表的，形同他所肩負的使命不會有停止的一刻，詩的盡頭是無限深廣的海角與天涯，走一條沒有盡頭的路。

不能玩了／這獨腳戲的跳房子／從清晨的一群／跳到黃昏，寥寥／剩這麼幾人
——〈跳房子〉

離子宮太遠了／而墓塚，就在後緊跟／……

不覺的，正慢慢拉近／像兩片厚重的幕帷／遮住中間／空白的一生

——〈老來〉

已經皺巴巴的／扔在垃圾堆裡的包裝紙／仍然自我感覺良好的／……

以為會地久天長的永遠保持／一堆破舊在一旁自嘆不如

——〈包裝紙〉

臨屆這本詩出版前夕，向明老師在《文訊》No. 362期發表〈詩的追求，永無止境〉一文中曾提及詩人一個重要的自約觀念：“詩人應是一面鏡子，通過藝術手法把人間萬象忠實表現出來，讓人自我鑑照，應是忠於自己初衷的必具最基本條件”，當你成為詩人的志願軍，就必須做到真正的勇敢，勇於面對忠實的自己與廣大的讀者。誠如向明老師的自謙“已進入老境，詩卻一直寫不好”，字裡行間感性地透露對詩保有的一貫信念，自勉自勵於現代詩學站在承先啟後位子上的使命感。

縱然舉步日趨艱困，詩之路吾必勇往矣。向明老師終年讀詩寫詩不給自己絲毫懈怠，如今更身體力行繼續出版詩集，將文字轉化為實質的詩印記，讓那份愛護詩與守望詩的心意得以延燒、承續。在人生的滾滾洪流裡，在詩的道路上，有人中途鞠躬、有人力竭盡瘁，更有人仍持續奔走為詩積極請命。

“我不在，詩會在”，人因

詩人張堃寄自台北的新出詩集《風景線上》（台灣“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6年5月），收到已有大半月了，這次，我再沒有耽擱，趁著這個周末，在工作室翻開詩集，逐首默讀，對於精彩妙句做了摘錄，有些詩作於再三回味中，試圖破譯所含的深意，卻總覺得難表一二。有趣的是，與上次拜讀他的詩集《影子的重量》不同，讀完這本《風景線上》，更多的是一種暢快淋漓，所獲取的是一種靈魂游走的自由。我以為，詩人是在以他的詩意疾走，讓我緊隨著，沉浸於他的詩意敘說，並且受到對於詩虔誠的洗禮。

卷一名為“北回歸線”，凸顯了先生作為生活的旅者，在旅途中的所思所想。他的詩對於風景見聞的描寫無處不在，而這些描寫，又往往蘊含著對生命本原的深刻思考。我尤為喜歡他在揚州時所寫的〈那一聲夜晚——揚州慢聽後〉，“走入／那一聲拉長了的音／把揚州／唱成／慢了又慢的夜晚”。作為揚州人，久居於此，卻沒能如先生這般描寫得精緻婉約，這大概就是一種落差吧。作者寫〈老人院二帖〉，就連老人打著瞌睡的方式，也成了懺悔的最佳方式，當輪椅歪成下坡的坡度時，回憶隨之被傾倒：“印象歪到模糊不清／終至一片空白”。此刻已經無需更多的話語，人生因接近衰

老而留下的巨大遺憾，通過空白轉為巨大的震撼。

每個人都曾經擁有過童年，作者難能可貴的是在接近七十之時，還能以一首〈兒童節〉描寫出返老還童的心境：“於是我趕緊收拾了月色／和一些稀疏的星光／在黑夜中／照亮／迎面而來的童年”。固然我們都回不去了，可詩人還是憑著老道筆法，從容吟誦：“只好任由歲月的特別快車／在單行道上／超速／疾馳而去”。這樣，童年不再，人生卻因為疾馳而去，充滿未定的精彩。在〈我擁抱過辛波斯卡〉中，他對於想像中的她，是這樣敘說的：“她的美麗／無法用敘說句描寫／必須演出／她的聲音／屬於如歌的吟唱／必須聆聽／她專注朗誦的神情／是她作品的一部分”，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對於生活中的要義，我們也必須專注聆聽，即使暫時無法領悟，卻能從中獲取美的享受，我想，有此感受，應該足矣。

詩人身在〈北回歸線〉時，如此感嘆道：“至少／高聳的白色紀念塔／以及那幾個大字／足以作證／證明我們曾經來過／在短暫／與永恆之間，在寂靜的／回憶裡”。而〈山谷回音〉帶給詩人的“一聲回音／怎麼恰似一片羽毛／落在我想問／又來不及問的疑惑中？”更是把自己對生活無處不在的思考，作了淋漓盡致的展露

夜來風雨——序李偉賢詩集《雨一直下》◎冬夢

。詩人是這樣描寫〈失憶症〉的：“終於想起了 / 那段似有若無的往事 / 原來從未發生過 / 而發生過的 / 早已不記得了 / 就當它不曾發生過吧”，其實，這不過是張堃先生以其博大的胸襟情懷，對於人生的一種淡泊心態的表白。

這部詩集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詩人張堃盡可能以短小的詩句，捕捉生活的風景，確實唯美，正如卷二的標題“要命的唯美主義”，美輪美奐的場景，俯首可得。〈風景四題〉中，寫窗景，如同水彩畫，“畫裡的色澤 / 卻忽而暗了下來”；寫霧景，會看到“她微濕的笑容”；寫雨景，“傘下的人撐起 / 一段灰濛的往事”；寫雪景，“沉默不僅是唯一的顏色 / 至少也曾經冷過”。都是寥寥數筆，然而卻能於美的捕捉中，又多出幾分沉思。在〈湖濱散記〉中，“我專注去聽 / 只有寧靜時才聽得到的 / 輕輕呼喚”（〈日出〉）；“直到 / 一枚松果 / 落下”，才想起那句詩（〈走在松林中〉）。在〈爵士樂的下午〉，先生設問到：“薩克斯風 / 吹奏的憂傷曲目 / 究竟是嘆息的一部分 / 還是整個下午”，這濃縮提煉的功力，確實令人深深折服。而面對〈沙漏〉，詩人發現“時間的秘密確實藏在 / 一切 / 靜止的 / 遺忘裡”，就更是四兩撥千斤了，留給讀者的，皆為無盡想像。卷三的那首〈咖啡館偶遇巴哈〉，我甚是喜歡這一句：“一杯熱騰騰 / 不加糖的 / 無伴奏小提琴組曲”，完全囊括了巴哈作品的精華所帶給人們的藝術享受。

掐指一算，上次替偉賢第一本詩集《燃燒歲月》寫序原來已是七年前的事。過去這段日子，偉賢的詩風已然轉變、成熟了好多，當年集子完全未見時下詩壇流行的六行小詩，今次竟然有二十二首之多，詩能求新求變，能跟上自信的步伐，讓人眼前一亮，始終是好事。

在六行小詩中，偉賢選取的題材較廣泛，先從〈自閉〉探視：難以言明的痛 / 在心扉和肚子裡 / 溝通。再有〈無邊〉的迷惑：慧能六祖也說不清 / 苦海 / 是否無涯。回首的往事是否如煙雲消散，或大我尋覓小我，或飛揚或沉潛，或浩瀚或渺小，面對百色人生，〈向陽花〉已道出：努力擠迫 / 為的是搶先吸到一縷陽光。同時貫徹始終也為向陽花而作出抗辯：豈能用金錢 / 買我的芬芳。

離枝散葉，輕來易去的愛情，偉賢無可避免地告慰，見循序漸進的〈次序〉：愛你的心 / 像生老病死一樣 / 倒也倒不過來。

確切地說，在眾多的六行小詩中，我甚喜愛偉賢社會時態的詩，令人心領神會的〈角度〉：漆黑走到盡頭 / 陽光 / 就會在貧富之間 / 萌芽。亦有釋放遊子鄉情〈過客〉的嘲悟：人生的驛站總是匆匆 / 找不到一個人 / 為這個背包客 / 辦過境手續。然後前後作個呼應：原來 / 簽證過期了。

〈成長〉一詩：隨遇而安 / 而後再度迷茫 / 唯有繼續撒嬌 / 只因我們從未成長過。

我們可以想像，偉賢藏在內心的世界，既然有這麼多的成長歷程自挖出來作一番懷緬，有隨遇而安，也有再度迷茫，一一俱無作用之時，最後只能轉換自我調侃：唯有繼續撒嬌。

至於內涵、語言張力、空間感俱佳的〈天問〉一詩呈現給大家一個季節豐富跳躍的心情，日光之沐、滴水之恩。花期縱然未曾盛開，未能作什麼回報，只要自己能夠維持豁然開朗的心態，自會感染冰塊即

將匯成淙淙流水，該感謝該捕捉到的，是晴空燦燦那一抹陽光，有春天伴你一起而行：凡是走過的路 / 都會留下印記 / 不是足跡。

詩的追求每人不盡相同，難得甘願自我感覺良好的話，路在眼前，不徐不疾，只為配合讓隨後跟接上來的人先作領行，哪怕彎急路斜，只是有人心存偏歪，不走正道，未作感恩先來顛覆，詩壇出現種種不平不鳴的趨勢，有感而發的〈路〉：待羽翼豐了 / 就會走不一樣的路 / 等路通了 / 就馬上出發。這首小詩我讀來感受良深，多年來我的確付出很多心血去扶掖一群年青的詩人，豈料有些連基本文字的運用也未曾純熟，錯誤連連，已迫不及待磨拳擦掌的要離開我這棵遮蔭的大樹，或者幸運地在海外詩壇積聚了小小的名氣，恃寵而驕，一發難以收拾沾沾自喜而忘形，早已不再記得良師栽培之恩。難怪美國著名詩詞名家陳葆珍大姐當年警誡我之金句：翅膀硬了的鳥兒總要飛。真的可以飛麼？旁觀者的偉賢深諳情由，對此也心生不忿懷疑：要出發了 / 羽翼豐了嗎？

詩集的主題應是〈雨一直下〉吧！清明節來臨的時候，為了悼念父母而寫的〈雨一直下〉這首詩，讀來沉重而又難以釋懷，只因雙親先後辭塵，對於自少在溫暖安樂窩長大的偉賢打擊甚大。清明剛去重陽又來，兩個節日都是令人傷感的，思親的情緒低落，有：燭影窗簾 / 細細雨聲 / 拉 / 下 / 幃 / 幕 / 仍掩不住 / 漫長的思念。

我挑燈伏桌而寫的詩序完成此際，正值夏雨細細淋漓，一陣風過，雨一直下，窗外清楚可聞，在我心湖泛起絲絲漣漪，仲夏之夢依然香甜，深信偉賢樂意跟我迎接夜來的風雨過後破曉的一道耀目的晨曦。

最後還是有些話在序言結束時要說的：很高興看到偉賢七年後再出版這本賞心悅目的詩集，也感謝他對我也師亦兄的尊重

對非馬詩〈鳥籠〉的質疑

◎黃奇峰

〈鳥籠〉原詩如下：

打開
鳥籠的
門
讓鳥飛
走
把自由
還給
鳥
籠

先說把自由還給“籠”：其實籠是死物，它不會感覺有自由。而且由始至終，由被創造成形到有鳥入住，它一直就沒自由過，都是受制於人。它根本就沒自由。鳥兒放了，籠縱然美麗奪目，跟本就是無用的廢柴、廢木或廢鐵，簡直成了冷巷裡的糞便（廣東人所說的“冷巷屎塔”）。如果没有新鳥入住，它可能被廢置不用，投閒置散，禁錮在黑漆的儲物房中。那有自由？就算是詩人給它人格化了，我也看不到它的自由。我可看到它的空虛寂寞和無用無奈。籠還是被一隻有形的手操縱着。

再說把自由還給“鳥”：好了，放了鳥，鳥是脫離了籠，算是自由了嗎？外面也是一個無形的牢籠，受困的不止一度空間、二度空間、三度空間、光和時間的限制，還有生老病死一大堆生存難題的束縛，簡直比在牢籠有人供養更牢籠，更苦不堪言。地球（會自轉活動的）之大，宇宙之大，也就是牢籠的放大。開籠鳥兒也何必沾沾自喜呢？何自由之有？鳥還是被一隻無形的手操縱着。

不過很高興看到詩人現在詩作的

詩入
檔案

保羅·策蘭

◎劉耀中

保羅·策蘭 (Paul Celan) 於 1920 年 11 月 23 日出生於羅馬尼亞的切爾諾蒂 (Czernovitz)，今在烏克蘭西南的切爾諾夫策 (Chernivtsi)，家族為東歐的猶太裔移民，雖然他從來未在德國住過，但他的文化是舊奧匈帝國傳統的含有國際性的猶太人風俗 (International Jewry)，仍享有德語的優勢，使他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甚至歐洲和世界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發出了最有力和最具有革新精神的呼聲。

在策蘭年輕時，1938 年恰是希魔吞併奧地利時，曾往法國東西部的城市都爾習醫。他上學只六個月的時間，便很急速地趕回切爾諾蒂大學轉習拉丁語和文學。1941 年，切爾諾蒂被併入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羅馬尼亞處於德軍和納粹黨控制之下，策蘭雙親和全家除了他都被殺害，希魔把所有猶太人逐往窮人區，策蘭本人則被送往強制勞動集中營。不久，策蘭逃出集中營，於 1943 年再返切城讀法國文學。

戰後在 1945-47 年間，策氏定居在羅馬尼亞的首都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當翻譯員和審稿人。之後他遷居維也納，在那處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骨灰缸裡倒出來的泥沙》(Der Sand aus den Urnen, 1948)。但因印刷不良又多錯字，馬上被召回。修改後，1952 年才在德國再版。該書一開始就顯示出特色和對現實中種種恐怖和傷害的變幻不定的感受以及運用比喻和詩藝的嫻熟。策氏所受的影響，是來自弗洛伊德、海德格爾、特拉克爾、布巴、維特根斯坦和班雅明……很明顯地受了猶太人的諾斯替邪教的左右。策氏的人生觀——生命圈：

似睡未睡的太陽像你晨間之髮一樣的青
因為它們生長之速就像鳥糞堆上的蒿草
它們為我們在慾望之船夢中嬉戲所吸引
因為匕首們正在時間的斷崖上等著它們

冠：

我們站在窗前擁抱，他們在街頭往上看
這是他們知道的時候
這是石頭慣於成長開花的時候
不安自此定下心来
這是時候的時候
這是時候

詞語之夜：

最後的一枚月亮馳援你
它升起一條長長的銀色骨骼
赤裸著有如你的來時路
在你背包的前方躍動
雖然那一點都救不了你
那條你喚醒的溪流
正近得不能再近向你吐泡沫
那一枚曾被你咬住的果子
多年前，即已向上方漂走。

台北詩人向明譯

1948 年，策蘭定居巴黎，在師範學院任語言講師。此外還把莎翁戲劇以及法國、意大利和俄國詩譯成德文。他並與一個法國女印刷藝術家結婚養了一個男孩。他的第一本詩集《罌粟和回憶》(Mohn und Gedächtnis, 1952) 使他在德國成名。接著又出版了七部詩集，其中包括《光的力量》(Lichtzwang, 1970)。策氏 1970 年 5 月 1 日跳入巴黎的塞納河自殺。有如猶太裔詩人在歐洲受到歧視或被驅逐，而過著流亡、孤寂和失望生存，如鼎鼎大名的散文詩鼻祖茨維格 (Stefan Zweig) 在巴西與妻子雙雙自殺 (1942) 的命運。

策氏是戰後德國左派成員 Gruppe 47 之一，其中包括伯爾 (Böll)、格拉斯 (Grass)、博布盧斯基 (Bobrowski)、梅耶 (Mayer) 和里托 (Richter) 等作家。策蘭是個懷舊於奧匈帝國的一個悲劇詩人，認為自己是一隻垂死的動物。他的跨句連接的思想和使用文字常常混合悲喜交集一起

編輯筆記

中國是古國，立國時間比現時周邊絕大多數國家都要久遠，對南海諸島的發現開拓在歷史上不乏證據資料；中華民國政府在 1947 年出版的《南海諸島位置圖》更使中國成為第一個宣稱對南中國海諸島擁有主權的國家。可是在叢林法則的國際爭奪中，雖然有“國際海洋法公約”來制衡，但實際佔領和控制比歷史更重要。因此，最近出台的所謂南海仲裁正如中國政府所稱“開始就是一場鬧劇，結果就是一張廢紙。”

政治議論非詩刊正職！不過從認定南海諸島（包括最大的太平島）為礁的裁決中，可見名詞一字之差卻失諸千里的重要。概因是島則能夠產生 200 海哩的經濟專屬區，是礁則可能只有 12 海哩領海。島和礁如此，詩和歌亦然。島礁雖然並稱，但明顯是兩回事；詩和歌並稱，並不等於“詩”和“詩歌”是同一種“東西”。詩是詩，歌是歌，“詩言志，歌詠言”，詩人們不一定需要認同這句說話，但必須承認自古以來老祖宗就已界定詩和歌是兩種“東西”，“詩歌”本是詩和歌的並稱，一直以來只是詩壇的因循苟且而對詩的誤稱而已。否則，捨去詩海闊天空的無限性，而就充其量只能說是詩之一種——“詩歌”的局限性，不就像是捨“200 海哩”的島，而接受“12 海哩”的礁一樣愚不可及嗎？況且，音樂節奏性強的“詩”應該稱作“詩歌”還是“歌詩”或僅僅就是“詩”尚有待商榷，當然這不是今期討論的課題了。

感謝詩人王渝相助，本期“紐約詩人專輯”得以推出。本刊歡迎詩友代組世界各地具特色的詩輯，有意者請先電郵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newworldpoetry.com 備有創刊至今每期詩刊的電子版，歡迎詩友們前往瀏覽下載。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備檔後即寄。

詩訊

由“世界藝術文化學院”和“捷克國家筆會”主辦的第 36 屆世界詩人大會將於今年 9 月 15 日至 20 日在布拉格舉行。

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中國好詩·第二季”叢書，鄭玲的《讓我背負你的憂鬱》、沈浩波的《向命要詩》等詩集於 7 月 16 日上午在北京首發。

《十月》雜誌社和常德市政府聯合主辦的“第六屆十月詩會”於 7 月 23 日至 24 日在湖南省常德市舉行。

尋聲社詩人冬夢、余問耕、李偉賢、葉華興等於七月八日赴菲律賓參加為時四日的第 15 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

越華年青詩人李偉賢最新詩文集《雨一直下》今年六月由文化-文藝出版社出版。特別收入小詩 22 首。並由本刊名譽編委，詩人冬夢寫序。

本刊名譽編委，詩人余問耕今年七月由越南文化-文藝出版社出版第一本翻譯詩集《越詩漢譯》。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遠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六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毋忘九一八，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華為、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